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买命



## 自序

这个故事，记述到了第八章的时候，在一份香港报纸的副刊上，读到了一篇文章，其中有一段，很有意思，和故事中想买命的豪富所想的一模一样。由此可知，想用自己拥有的金钱去购买生命，使自己可以多活几年，甚至永远活下去，是有钱人日思夜想的事情。

这个故事，可以给想买命的人一些希望，虽然有哲人说：希望是最大的骗子，可是世界上有太多愿意被骗的人，所以即使是一线希望，也足以令人无限兴奋。

那篇文章，用方言（粤语）所写，我把它改为国语，意思绝对不变，而大家都可以看得懂了。

那一段很短，如下：

记得八十几岁之罗富翁，人生甚么都有，有一天他忽然喟然叹曰：“若有人说保证给我多十年命，他要多少钱我都给。”

不管多么富有，到了风烛残年，他就会有这样的想法。

这，算不算是悲剧？

但愿生命配额快点可以转移，以遂天下富翁之愿 安得生命千万年，大庇天下富翁尽开颜。

多一点做梦的材料，总不是坏事。

对不对？

倪匡

一九九六·七·四·一六三五三二  
三藩市

## 一、征求启事

这些年来，我记述了超过一百个故事，其中有的从一开始就和我有直接的关系，有的开始时和我风马牛不相干，发展下去，才渐渐发生关系。

而这个故事却有点特别 它一开始和我没有关系，可是却又大有关系。

世上矛盾的事情本来不少，然而这件事又不能说是很矛盾 情形如何，且听我详细道来。

那天早上，我才起身不久，就至少接到了十多个电话，全都由我的熟人打来，内容一致：“你看了今天的报纸没有？对那个广告有甚么意见？”

当我接到第一个电话的时候，我还没有看过报纸，当然也不知道那个广告是怎么一回事 以后的电话，我的回答一律是：看过了，暂时没有甚么意见。

第一个电话，是很久没有联络的宋自然打来的。

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这个人？

宋自然是温宝裕的舅舅，和他有关的故事是《命运》、《还阳》，很有些

曲折离奇的事，发生在他的身上。他的脑部甚至于被动过手术，目的是为了取消一部分记忆——这些，和本故事无关，略提一提就算。

当他打电话来这样问我的时候，我只是随口反问：“甚么广告？和我有关？”

他回答：“很难说，你看了之后，自己判断。”

我知道宋自然不是大惊小怪的人，他特地告诉我这件事，那说明事情必然有点古怪。

于是我找来报纸，根本不必找，因为那广告就登在第一版上，不但字体极大，而且色彩缤纷，夺目之极。

我一下子就看完了，呆了一会，一时之间也难以说出这是怎么一回事。

当然，先要说一说这个广告——它并不长，全文如下：

[[征求启事]]

兹征求各种生命配额，有意出让者，请函本报信箱十三号。出让者请提出所要求之代价——征求人备有巨额资金可供运用。出让者必须签署文件，以证明是在完全自愿的情形下出让生命配额，并清楚明白出让本身生命配额之后的结果——其后果概由出让者本身全部承担，与征求人无涉。

整个启事的正文就是如此。

启事的正文看不出有甚么地方和我有关。可是启事还有一个附注却提到了我。

[[那附注如下：]]

附注：若不明白何谓“生命配额”，可参阅卫斯理记述的故事《算帐》。

就是这么一句话，简单明了。别人看了有甚么感觉，我不知道，而我看了之后，却呆了好一会，思绪十分紊乱，难以确实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

当然，单从那征求启事的文字来看，事情像是很简单——只不过是有人愿意用金钱来购买生命配额而已。

而问题就复杂在“生命配额”上。

根据启事的附注，生命配额的定义，以我记述的故事《算帐》中所提到的为标准。

这个附注，看来很看得起我，可是也令我产生了无数疑问——这些疑问，我在下文会一一提出，现在先用最简单的方法，介绍一下甚么是“生命配额”。

说起来很离奇，也有点令人心惊肉跳——在《算帐》故事的发展中，我知道了每个人一生的所有活动，都有一个数额。

“一生的所有活动”是真正的所有活动——包括了一切活动在内，我再强调这一点，是由于那十分重要。

我再说一遍：一切活动，都有一定的数额。

说得具体一些，可以举几个例子，例如人一生之中走多少步路，吃多少东西，呼吸多少空气，喝多少水等等，都有数额限制。

以上的例子是人生中的大事，而生命配额所涉及的是一切活动，任何小事也包括在内，例如一生之中眨眼若干次、产生快乐的感觉若干次、汗腺的活动若干次——出多少汗、肾上腺活跃的次数是多少——兴奋多少次……

我不厌其烦地举例，是想说明“一生的所有活动”中的“所有”，是真正的一切所有。

人一生的所有活动，构成了人完整的生命历程。丧失了任何一部分活

动能力，生命就不完整。

例如不能行走、不能说话、不能吃东西、其至于不能思想等等，那就称为“残废”。

任何一项活动都具有一定的数额，当这项活动的数额使用完毕，这项活动也就停止

这个人就不能再有这项活动了。

譬如说，某人一生走动的数额是三万步，走完之后，他就不能再走动了。

通常来说，所有活动的数额都是几乎同时使用完毕的。这种情形出现的时候，就是说这个人已经死亡。

若只是某些活动的数额用完了，那么情形就是这个人丧失了这些活动的的能力。以某人用完了走动的数额为例子，此人虽然没有死亡，但是已经丧失走动的能力。很多人在生命的后半程，要在轮椅上度过，就是这个缘故。

这种数额，就是生命配额。

生命配额每人不同，由每人身体细胞内的生命密码决定，而生命密码则在生命一开始形成时，就已经设定了。

这一切，都是勒曼医院中的人告诉我的。勒曼医院之中有将近三十个来自不同星球的外星人，在对地球人的生命不断地作研究，我相信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，对人类生命的研究比他们更深刻的了。

他们提出了“生命配额”论，而且还在研究的过程中，发现通过对生命密码的改变，可以使生命配额也起改变。他们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：在某些药物的刺激下，生命配额可以有极其小量的变更。像西方医学在普遍使用的强心针，就可以令人的心跳数额略为增加，其人就可以多活几分钟。

根据这个理论，只要在生命密码上动手术，就可以使得生命过程起重大的改变。只不过，生命密码的奥秘实在太复杂，即使是勒曼医院的研究，也只是才起步而已，理论上虽然已经确定，可是实际上却还无法做到。

至于在实际上如果可以随心所欲地更动早已设定的生命密码，会出现怎样的情形，那是可供想像力驰骋的广阔原野。

以上，就是我所知道的“生命配额”的内容。我在这里所作的介绍，已经比在《算帐》这个故事中所提到的，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。

在报纸上刊登征求启事者，特地提出《算帐》中有关生命配额的解释，当然是由于在此之前，从来也没有人这样具体地把生命和配额联系在一起之故。

我想了大约三分钟左右，笑了起来，有了决定：宋自然如果再打电话来问我的意见，我就告诉他，那一定是不知道哪个朋友在开玩笑。

因为把我在故事中记述的理论，当成真的一样，煞有介事，登报征求，这岂不是开玩笑的成分，高于一切？

宋自然果然又打了电话来，那是在大约十五分钟之后，我却并没有照我想好的答案来回答，只是说：“让我再想一想。”

因为在这十五分钟之内，我接到了三个电话，来自世界各个地方。

打电话来的朋友，都是看到了报上刊登的征求启事之后，来问我有甚么意见的。

由此看来，这个征求启事似乎在世界各大城市的报纸上都有刊登那么，开玩笑的成分自然降低到了不可能的程度：谁会这么无聊，花费大量

金钱，去开这种玩笑！

所以，我要好好的想一想：究竟发生了甚么事情？

我想了半小时左右 期间，又接到了十来个电话，小半来自本地，包括提到过的宋自然的电话，当然少不了温宝裕的。大半则来自其他地方，内容一样。

这时，白素和红绫并不在我的身边，她们从前天起，就一直在那个鸡场 还记得那个鸡场吗？就是那个神秘的、有使生物“成精”力量的地方。红绫一直带着她那只神鹰在那里研究，希望把那种神秘力量找出来。

最近也不知道她有了甚么样的发现，拉了白素一起前去，讲明了十天之内，不能有任何人去打扰她们。

因此，我只是一个人独自设想。

我且把我的设想过程，全部记述如下：

首先我想到的是，征求启事的刊登者，十足相信了我在故事中记述的事情，此人的想像力必定可观。

接着：我就问自己几个问题。

其一：他要生命配额有甚么用处？

单是这个问题，就不容易有答案。因为就算肯定了有生命配额的存在，这生命配额也是虚无飘渺的东西，看不见，摸不着，就算真的能够从一个人的身上取出来，给了你，又有甚么用处呢？

经过考虑，可能的用处，是把生命配额转移到另一个人的身上去 这样的想法，已经可以说是很荒诞的了。

不过，这个想法，可以成立 只有这样，收买生命配额的人，才有好处。

好处是：经过生命配额的转移，多了生命配额的人，也就等于增加了生命 那就等于是出钱买命：相对的，出让了生命配额的人，也等于是为了金钱，而出卖了自己的生命。

得到了这样的结论，我不禁骇然 我知道，在有些地方，存在着一种不道德，而且违法的买卖：人体器官的交易。

这种交易被公认为违法和不道德。然而，如果真存在生命配额的买卖，那么，其违法和不道德的程度又如何呢？

相信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这种事情从来也未发生过。

问题之二是：如果有人愿意出让生命配额，交易谈妥之后，如何交货和收货？

有甚么方法可以把生命配额从一个人的身上取出来？又有甚么方法可以把生命配额注入另一个人身上？

简单来说，就是有甚么方法可以令生命配额在人和人之间转移？

我相信虽然勒曼医院发现了生命配额，可是他们也没有随意转移生命配额的能力。

我当然更不会以为有哪一些地球人，已经找到了这个方法。

那也就是说，掌握了这种能力的，必然是来自地球之外的力量，而且不属于勒曼医院的那一群。

想到这里，我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 勒曼医院的那群外星人，可以假定他们并不怀有恶意，而掌握了生命配额转移能力的，对人类来说，完全陌生，是友是敌，全不可测。

从刊登征求启事这一点来看，他们的行为似乎颇为文明——用金钱来购买，这正是人类的行为。

可是谁又能保证他们会不巧取豪夺——那也是人类的标准行为！

如果他们征求不到，硬要抢掠，又有甚么力量可以阻止？

有人说我在分析事情的时候，习惯向坏的一方面去想，这时候，情形就是那样，我越想就越感到不对劲，觉得有必要对这件事做进一步的了解。

有了这个决定之后，我才思考第三个问题。

第三个问题是：会有人愿意把自己的生命配额出让给别人吗？

只要他知道甚么是生命配额，他就应该知道如果出让它，那就等于出卖生命。

我的答案是：肯定会有——一定会有人为了金钱而出让自身的生命配额。

我甚至于不怀疑会有人因为金钱出让自己的全部生命配额。虽然这样做等于自杀，可是人世间也有不少为了得到保险金而自杀的例子——金钱，尤其是巨额的金钱，在某种情形下，其重要程度甚至会高于生命，这种现象虽然畸形，可是的确是人类行为之一。

我又联想到了另外一些事情：我想到常有一种情形，有人会在某种情形之下，许愿说：“如果可以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就愿意减十年寿命……”诸如此类。

这“减十年寿命”的许诺，当然难以实现，可是如果可以在一个人的身上，把生命配额抽取出来，那么，把这个人的寿命减去十年，也就轻而易举。

这也就是说，任何人出让自己的生命配额，等于是出卖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——使自己的寿命减少，少活几天、几个月、几年甚至几十年。

由于生命配额和生命有如此密切的关系，所以出让生命配额的行为，也等于不同程度的自杀行为。

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，征求者是在收买人命，而出让者是在卖命——那是名副其实的卖命，不是说着玩儿的！

想到了这一点，我更下了决心。

决心是：我一定要彻底了解这件事，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干涉——这样做并不是多管闲事，因为刊登征求启事的人，既然借用了我的名字，那事情就等于已经和我发生了关系。

当然，那时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些问题，不过概念还很模糊，例如我感到生命的买卖是不道德的，那只是根据习惯的思想方法而得到的结论。

事实上，就算出让了生命配额的人，寿命会缩短，得到了生命配额的人，生命会延长——这种情形，已经是不折不扣的生命买卖，但如果双方同意，自愿进行，是道德还是不道德，还真难说得很。

俗语说：周瑜打黄盖——一个愿打、一个愿挨。两相情愿的事情，就很难用道德的标准来衡量了。

虽然，金钱收买人命，听来很骇人听闻，也违反了自然界不论贫富，大家都免不了生老病死之苦的规律，变得很不公平。

可是，当一个穷人走投无路的时候，能够有获得一大笔金钱换取他一部分生命的机会，相信他会十分乐意这样做，也没有人可以有权责备他不道德。

我同时地想到，平时经常可以接触到“出卖肉体”“出卖身体”之类的说法。不过这种说法都是象征性的，并不是真正地把身体卖出去。

同样的，又有“出卖灵魂”的说法。

虽然原振侠医生曾经告诉我一个真实的出卖灵魂的故事，但一般来说，那些说法，也是象征性的。

以此类推，难道出卖生命配额也是象征性的？

我越想越是紊乱，眼前报纸上的字，像是一个一个在扭曲跳动一样。

我站了起来，来回走动，这时候，不断有电话打进来，说的全是有关那征求启事的事。在早上打来的电话，全都来自附近的城市，而这一天，电话不绝，有从很遥远的地方打来的，因为时间上的差别，他们那边才看到报纸，由于事情实在太古怪，所以也不理会我这里正是三更半夜，就打电话来。

我被这些电话闹得头昏脑胀，更想不出一个究竟来。

当天下午，宋自然和温宝裕一起来到。温宝裕一进门就叫：“有了头绪没有？”

我没好气：“你又有了甚么头绪？”

我只不过是随便一问，却不料温宝裕真的已经做了一些功夫，他哈哈一笑，取出了几张照片来：“请看，这就是几家报馆中的十三号信箱。”

把报馆信箱当做通讯地址，是掩饰行藏的好办法。到报馆去取信件，人家就不知道他真正的地址了。

通常，报馆方面并不是真正有一个信箱放信，而只是根据信箱号码把信分开来放就算。

不过，从温宝裕拿来的照片来看，那是一只体积约有半立方公尺的铁箱，那铁箱四面密封，只有上面开了一道缝，可以塞信进去。

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信箱，我又起了很多疑问。

温宝裕不等我仔细想下去，就已经道：“本市一共有七家报馆刊登了征求启事，每家报馆都有一个同样的信箱，是一个中年人在刊登启事的时候送去的，请报馆把收到的信件都放进去。我观察了一下，这铁箱有两个很隐秘的锁孔，看来没有特别的钥匙，不能打开。”

我由衷的道：“做得好！照这样看来，全世界至少有两百个这样的箱子了。同样的征求启事刊登在世界各地的报纸上。”

温宝裕皱着眉：“看来是真的了。我的意思是，那不像是有人在开玩笑。”

我把我想到的那些，说了出来。温宝裕笑道：“很简单，会有人到报馆去取回铁箱，跟踪这个人，就可以知道征求者的来龙去脉了。”

的确如此。知道了征求者是何方神圣，当然对了解整件事的真相有很大的帮助。

我伸了一个懒腰：“这种事情，不必你亲自出马，请郭大侦探派几个人去进行就是。”

温宝裕立刻打电话和小郭联络，他放下电话之后，又和我讨论有关生命配额的一切。

他想像力丰富，颇有些天马行空式的想法，有的太过离奇，我也不说了。其中有一个想法，倒可算奇特。

他说：“我想到了！一定是有人想做一个活人出来！”

这是温宝裕说话的方式 听了之后，根本不知道他想表达甚么东西。

我只好顺着他的话：“就算要做一个死人出来，也没有可能。”

温宝裕摇头：“我的意思是，假定有人制造了一个机械人，想要这个机械人和真人一样，那他就需要生命配额！”

他又继续补充：“像我们的朋友，自称新人类的康维十七世，只怕就是利用了人类的生命配额，所以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都像是真人一样的机械人！”

我望了他半晌，对他的想像，我只好道：“有这个可能，不过我以为一个快要死的人，更需要生命配额。”

温宝裕的想法，回到我曾经想过的那一方面。他大呼小叫：“不得了！如果生命配额可以转移，那不知道将会有多少罪行因此而生！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，温宝裕又道：“就算，譬如说，我肯出让我的生命配额”

他说到这里，张开了双臂，继续道：“又有甚么方法可以把我的生命配额从我生命中取走？”

我当然无法回答他这个问题 不过，到了第二天，这问题有了一些进展。

那个征求启事第二天仍然刊登，而内容有了增加。

增加之一是说明了“来信保证守密，绝不泄露”。

之二是：双方同意之后，由征求者负责取走出让者的生命配额，出让者需在其过程中作全面配合，若中途反悔，一切后果，由出让者自行负责。

之三是：本征求启事刊登期限为一个月，有意出让生命配额者，请把握时机。

之四则十分岂有此理：本叙事虽然提到卫斯理先生的名字，但一切与他无关，特此声明。

温宝裕的反应是哇哇大叫：“他们真有办法取走生命配额！他们好像并没有把你放在眼里！”

他的话，很有煽动性，我笑了一下：“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会追查到底。”

我说要追查，当然立刻就开始行动。

第一步行动是先和小郭联络 自从上次我托小郭寻找金秀四嫂而结果不算圆满之后，小郭一直情绪低落，直到这时，他又有新的任务了，这才重新振作起来。

他一听到我的声音，就道：“小宝吩咐的事情，我已经派人去进行了。”

我道：“可能有人每天都去取信，监视要十分严密。”

小郭问道：“我看，这征求启事很像是开玩笑。”

整件事是一个玩笑，当然不是没有可能。为了避免小郭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，所以我这样回答：“我不以为是开玩笑 事情可能牵涉很广，甚至于会改变人类的生命方式。”

小郭听我说得如此严重，当下也不敢怠慢，连连答应：“我加派人手，派最好的人去。”

接下来，那征求启事的内容，并无增减，我的名字依然每天出现在报纸上，前后接到打来询问的电话，不计其数。

白素和红绫在几天之后，出现了一会，她们看来行色匆匆，我把报纸给白素看，她只是随便瞄了一瞄，就下了结论：“有人在开玩笑！”

这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，可是白素也如此，却令我大大失望。我刚想提醒她好好考虑一下，她却已迫不及待地向外走去。

我这才留意到她有点精神恍惚，看来她对那个征求启事，根本没有加以注意。

我拉住了她，问道：“发生了甚么事？”

白素摇头：“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。”

从白素的神情看来，分明有一些事困扰着她。我再问：“要不要帮助？”

白素还是摇头：“不必，我和红绫可以应付。”

她虽然这样说，可是语气并不肯定，我正想再说甚么，红绫已经在门外叫道：“妈，快点！”

## 二、世上最不公平的事

白素一面应着：“就来！”一面对我道：“我们有了一些发现，可是还说不上来发现了甚么，必须倾力以赴，实在没有余力再去想别的事情。我们不单是在那个鸡场，还可能到处乱跑，时间也可能很久，你忙你的，我们忙我们的，可好？”

我心中充满了疑惑，不知她们发现了甚么，可是白素既然那么说了，我就算问，也必然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。而且我对那个征求启事的追查，还不能算是有了开始，当然不可以放下不理。

我对白素和红绫两人的能力，很有信心，所以点了点头。白素不等我再说什么，就已向外走去。

我跟了出去，看到红绫在一辆越野车上，那只神鹰停在车头，她看到了我，只是向我挥了挥手。

白素一跃上车，红绫已迫不及待，车子引擎发出一阵怒吼，绝尘而去。

我在门口呆了好一会。这不像是白素一向的行事作风，由此可知，事情一定大异寻常。

这时，我当然完全无法猜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至于后来事情的发展，那是后来的事情了。

我之所以现在就把白素和红绫匆匆来去这件事先说一说，是因为事情发展下去，形成了另外一个故事的缘故。当我有机会记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大家就可以知道事情发生的时间。

当时，我也意料不到我这里的事，竟然会隔那么多天，而毫无进展

不然，跟了白素和红绫去，好歹也可以知道她们究竟在忙些甚么。

却说小郭派出去的人，再加上他也托了报馆中的熟人，如果有人去取应征信，我们断无不知之理。

看来刊登征求启事的人，很有耐性，并不急于知道有多少人来应征

这一点，我们倒知道，每家报馆，每天收到寄给十三号信箱的信，开始时大约每天只有十来封。

后来，由于征求启事持续刊登，已经成为城中的热门话题，所以应征信也多了起来。

到了启事所说的一个月期限，估计每家报馆收到的应征信接近两千封

之多。

这时候，小郭已经调查清楚，同样的征求启事在全世界一百六十个城市刊登，粗略估计，有数以十万计的人应征，愿意出让自己的生命配额。

我相信在这许多人之中，真正知道“出让生命配额”意味着甚么的人，少之又少，甚至于可能一个也没有。

我很难想像，征求者如何和那么多人联络。

同时，我也感到，这征求启事有很大的欺骗成分在内，因为它并没有详细地说明出让生命配额的后果，只是含糊地叫人参考我的故事，却又郑重说明不得反悔。

应征者如果在不明不白的情形下，达成了“双方同意”，后来又知道事情关乎自己的寿命，到时候，想要反悔，就要负起全部后果，后果是甚么，谁也不知道。

这样的发展情况，当然不能说没有欺骗成分在内。

而事情既然牵涉到了我的名字，我觉得有必要在这方面提醒一下那些以为有便宜可占的应征者。

我请了小郭和温宝裕来商量。

（本来，和白素商量最好，可是我去了一趟鸡场，那里静悄悄地阒无一人，不知道白素和红绫到哪里去了。）

（我也曾在鸡场内外看了一遍，却甚么也没有发现，只好带着满怀的疑惑离去。）

我们三个人粗略计算了一下，要同样在一百六十个城市，将近一千家报馆上刊登说明启事，每天花费就要将近一百万美元。

温宝裕首先叫了起来：“我认为没有必要去花这个冤枉钱，那些应征者都是为了贪钱，行为并不高尚，不值得为他们出力！”

小郭举手：“我同意，我有简单的处理方法：由卫斯理具名写一个说明。”

温宝裕抢着道：“对了，每个应征者理论上都会从卫斯理故事中去了解甚么叫作生命配额，把写好的声明，附在故事中，就可以广为流传，要是连参考一下卫斯理的故事都不肯，那就只好贵客自理了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他们两人提议的这个方法很好。同时我也想到了一个问题。

小郭、温宝裕和我，可以动用的财力，不能算小。可是单是刊登启事，就令我们觉得太不划算。

我在心中粗略估计了一下，那个神秘的生命配额征求者，在这次行动中会花费多少金钱？

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。小郭道：“在全世界报纸上刊登启事，费用至少是三千万到五千万美元。”

温宝裕接着说：“要处理几十万封来信，需要一个很庞大的机构来进行，这个机构需要多少花费来维持，难以估计。”

我道：“我们不必有确切的数字，只是要肯定绝不会有人肯花那样大量的金钱来开玩笑！”

小郭和温宝裕都不出声，神情严肃，他们也都感到了事情有异乎寻常之处，虽然听来荒谬，可是显然真的有人在以金钱收买人命！

温宝裕又道：“除了立刻进行声明，我们也不能坐等。”

小郭道：“我没有坐等，对大部分报馆，我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了一个怪现象。”

我和温宝裕都瞪了小郭一眼，怪他有了发现却不告诉我们。小郭急忙分辩：“我也是才收到所有资料，正想找你们，卫斯理的电话就来了。”

我不想听他解释，向他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他快说发现了甚么。

小郭道：“我向各报馆调查去刊登征求启事的是何等样人——我感到这一点很重要。”

我和温宝裕都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小郭继续说道：“结果是完全没有出过面——一切都是通过信件来进行，报馆方面收到的费用，由瑞士银行的本票支付。”

小郭说到这里，神情有点沮丧。我明白他为何如此——他当然曾经向瑞士银行方面去做过进一步的调查，可是也当然碰了钉子，一无所获，瑞士的银行，是一个攻不破的堡垒。

我伸手在他的肩头上拍了一下：“算是极大的收获，使我们知道征求者拥有我们想像不到的雄厚财力。”

温宝裕立刻发挥了他的想像力：“一群豪富，正联手在进行收买人命的勾当，他们想用金钱来使他们的生命得到延长。”

接着他又感叹：“有钱，不但可以叫鬼推磨，更可以改变天定下的寿命！”

他的这个想法，并非不可接受，小郭的感觉显然和我一样，他道：“如果是如此，那超级大富豪陶启泉一定有分。”

温宝裕认真地点了点头：“要去问一问他——我们一起去，人多势众，教他不能隐瞒事实。”

我摇头：“不能现在就肯定那是事实——至少我们根本无法想像生命配额如何转移，这不是凭有钱就可以做得到的事。”

正说着，书桌抽屉中的电话响了起来——这电话只有少数熟人才知道，我还以为那是白素打来的。

我打开抽屉，接通了电话，就听到温宝裕和小郭一起发出了“啊”地一声低呼，同时我也听到电话里“喂”了一下，我不必凭声音去辨别那是甚么人，因为我根本可以看到是甚么人在和我通话——温郭二人，之所以在电话接通之后，有异常的反应，也正是看到了打电话来的是甚么人之故。

说明了，也很简单——传真电话虽然还没有普遍被人使用，可是已经不能算是最尖端的科技，在我书房里的那一套传真电话的设备，是戈壁沙漠的杰作，在萤光屏上显示出来的形象，十分清晰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我们刚在提起的陶启泉。

说到曹操，曹操就到，这自然令人惊讶。

我回答了一声，陶启泉就急急地道：“报纸上那个征求启事是怎么回事？”

他一上来就开了这样一个问题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！

我立刻道：“你来问我？我还正要问你哩！”

陶启泉大惑不解：“问我？我怎么知道！这种怪里怪气的事情，应该和你有关系才是！”

而且，那启事说得很明白，照你所说的标准行事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！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：“说来话长”

才说了四个字，陶启泉就打断了我的话头：“长话短说 我们这里有很多人等着听你的回答。”

我没好气，刚想问他还有甚么人，已经看到了大亨出现在萤光屏上，大声报了自己的名字。

接下来，萤光屏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人，每个人都自报姓名 其实，这些人只要一亮相，就人人都知道他们是甚么人了，根本不必说姓道名。

总而言之，一共十来个人，人人都是超级大富豪，很难想像那是一个怎么样性质的聚会。常言道“商场如战场”，这些人勾心斗角，你要他死，他不让你活，虽说心里都明白天下所有的财富不可能让一个人拥有，可是实际上人人都努力在想达到这个目标。

要这些人聚集在一起，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，这是难以想像的事情。

可是这时候从这些人的神情来看，他们很是同心协力，显然目标完全一致。

我有大约十秒钟的疑惑，随即恍然大悟。

我明白了！

我明白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是为了甚么 刊登在报上的征求启事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他们在我记述的故事中了解到生命配额的意义，以他们的聪明才智而论，当然很容易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：通过生命配额的转移，可以把他人的生命，据为己有。

这个结论，肯定使得这些人大喜若狂，这正是他们这种人梦寐以求的事情！

当人有了数不清的财富之后，金钱几乎使他们可以拥有一切 唯一的例外是：即使全世界的财富在一个人的手里，这个人还是无可避免的要死亡。

有钱人怕死！越有钱，越怕死！

这些人全是超级大富豪，也就必然超级地怕死！

这一点，在他们急切地想在我这里得到答案的神情上，可以绝对肯定。

我想到这里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其实，事情本身并不好笑，甚至还十分悲哀，可算是黑色幽默。可是，却又实在令人忍不住会发笑。世上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，这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。

我其实并无幸灾乐祸之意，可在这些人听来，我的大笑，显然不怀好意。

大亨首先怒喝：“有甚么好笑！只要知道可以活得更久，我们愿意付任何代价！我们付得起！追求活得更久，并不可耻！”

本来，我之所以大笑，一半是为了感到造化弄人的无可奈何和滑稽，很有些其情可悯之意。

试想一想，这些人活着，享尽了荣华富贵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拥有一切物质上的享受。醇酒美人，应有尽有，想来精神上也不会不愉快。

若是在古代，他们或许还有可能被帝王权贵所害，像历史上著名的富翁沈万三、石崇等等。可是现在连打着“穷人造反”起家的极权统治者，也和他们结成了亲家，打得火热，使他们的人生乐趣大为增加。

原来，可能还有健康问题。不过我相信这些人每个都已经和勒曼医院打过交道 用他们的财富换来了健康，所以他们看来个个生龙活虎，活着

对他们来说，实在是太好了。

可是，不论他们多么想一直活下去，也不论勒曼医院多么神通广大，对他们来说，残酷的事实是：他们一样要死！

他们死亡的日期，并不由他们的金钱来决定，而是由他们的生命配额来决定。

对于他们来说，没有甚么再此生命配额有限，终有用完的一天更可怕的事情了。

我想到这里，虽然我对大亨那种赤裸裸地，公然要用金钱来收买人命的说法很是反感，但我没有表示出来。

我只是淡淡地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感到死亡对每一个人来说，很是公平人人都要死，这岂非公平之至。”

当我这样说的时候，我绝想不到这样的话也会有人反对 因为我的说法，在逻辑上根本无可反驳。

可是，我话才一出口，就听到“叭”地一声响。在萤光屏上我看到大亨满脸怒容，正在拍桌子。大亨这个人，是多血质的典型 容易冲动，不肯掩饰感情，我倒喜欢他这种豪爽的性子。

这时候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何发怒。而他接下来所说的一番话，却听得我目瞪口呆。

大亨一面拍桌子，一面胀红了脸怒吼：“公平？谁说公平？我说一点也不公平！那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！”

他的怒吼，伴随着他拍桌子的声音，震耳欲聋。

我、小郭和温宝裕面面相觑，不知道他何所据而云然。可是看其他人的反应，却像是很同意大亨的说法，其中有两三个人，甚至于情不自禁鼓起掌来。

我忍住了气：“愿闻其详！”

大亨挺直了身子，一副理直气壮的神情，大声道：“人人都要死，是最不公平的事！”

他又重复了一次他的论点，不过我还是莫名其妙。

接着，大亨说出了他的观点 或者说，他代表所有的豪富道出了心声。

他又用力拍了一下桌子：“人和人之间，本来就绝不平等 有的人聪明，有的人愚蠢，有的人懒，有的人勤，有的人一生造福人群，有的人为祸人间，有的人成就非凡，有的人一事无成，有的人凭艰苦奋斗而变富翁，有的人不思振作而穷困终生，有的人死了会影响千万人的生活，有的人死了和活着根本没有分别，人和人之间既然那么不同，为甚么大家都要死？”

他一口气说下来，越说越是激动，双眼瞪得极大，虽然我不是和他面对面，可是也可以感到他在急促地喘气。

听得他这样说，一时之间，我倒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反驳 他的说法，我当然无法接受，可是又不能说它全无道理。

一贯的说法是：老天再公平不过，不论是甚么人，都难免一死。可是想一想大亨刚才所说的，令所有不同的人，有同一个结果，真的能算是公平吗？

在我沉默期间，温宝裕插了一句口：“每个人的生命配额，长短不一，也不是人人相等的。”

大亨立即又叫了起来：“那更是不公平之至！是不是努力而有成就的人生命配额一定多？他们——老实说，看看我们这些人，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生命配额？”

温宝裕道：“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应该活得更长！可惜那不由得人自行作主，老天自有安排！”

大亨一声怪叫：“老天的安排不合理、不公平，我们就要自己争取！”

看来我们三人之中，小郭对大亨的论调最是反感，他冷笑道：“你如何争取？”

大亨回答得再直接也没有：“用钱去买！”

一句话令得小郭脸色发青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对大亨这种气焰冲天的态度，我也很是反感。我刚想说：“你有钱，人家未必肯出卖自己的生命。”可是也就在这时候，我想起了那征求启事应征者数以十万计，显然有很多人愿意用自己的生命配额去换金钱。

一想到这里，我不禁气馁，想说的话，也就没有说出口。

温宝裕冷冷地道：“有钱真好！不过用钱买命，闻所未闻，只怕还是阁下的白日梦！”

大亨也冷笑：“任何事都有一个开始，不作白日梦，就连开始也没有小朋友，你不可不知，世界上很多事情，就由作白日梦开始！”

温宝裕虽然能言善辩，可是一时之间却也只是眨眼，说不出话来。

我用力鼓掌：“说得好极了！祝阁下成功，万岁万万岁，永生不死，这就很公平了！”

大亨自然听出我是在讽刺他，他胀红了脸，还想说甚么，陶启泉拦在他的身前，叫道：“各位、各位——”

可是大亨动作粗鲁，一下子拉开了陶启泉，大声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们心里在想甚么，你们想的是：用钱买命，那是不道德的行为。我告诉你们：只要一个愿买，一个愿卖，这就是正常的交易行为。凡是两相情愿的事情，就不能用道德或不道德来衡量——相反地，用任何道德标准去衡量双方同意进行的行为，加以干涉、非议，才是不道德，因为妨碍和干涉了他人的自由意愿。”

大亨这一番话，一气呵成，流利之至，显然那是他心中真正的观点。

他的这种观点，并非完全不能为人接受，可是放在“用钱买命”这样的行为上，总使人有说不出的别扭。

如果平心静气地想一想，站在他们这种豪富的立场来说，用钱去买任何东西，只要对方愿卖，就是天公地道的事情——包括买卖的是生命在内。

确然，即使是“用钱买命”这样的行为，只要双方完全自愿同意，就不能称之为不道德的交易。如果不让这种交易进行，那就是不让他人的意志自由发挥，这倒真是有点不道德了。

显然，温宝裕和小郭也想到了这一点，所以一时之间，我们都不出声。

大亨喘了几口气，语调缓和了些：“不是我恃钱行凶，试想一想，世界上有多少人，少活三五天、几个月，甚至一年半载，对他们来说，有甚么关系？如果少活一年半载，而可以获得大量金钱，对这些人来说，还是大大的好事——那个征求启事有那么多人去应征，就是证明。”

小郭大声道：“你的话令人作呕！”

大亨一声冷笑：“这只是你个人的感觉。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：一个穷

苦不堪、生活极差的人，活了七十二年，没有过一天好日子。另一个生活小康，丰衣足食，绝对不必为生计担心，活了七十一年。两个人生，给你选择，你选哪一个？”

我听得大亨举了这样一个例子，不禁摇了摇头。这样的选择，给一万个人去选，只怕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会选那生活无忧的一生，而不会贪心多活一年，而被穷困煎熬一辈子。

尤其，现代社会讨生活越来越艰难，一生丰衣足食，不必为生计担心，那简直是人生的美满境界，是许多人拚命努力也未必可以争取到的目标。

我同意小郭的话。大亨的话的确令人作呕，可是却也不得不承认大亨所举的例子有无可抗拒的力量。

我看到小郭虽然仍是一脸的不以为然，可是却也张大了口，说不出话来。

大亨作了一个手势，表示他话已说完。

我、温宝裕和小郭三人一时之间，也无话可说。大亨所说的一切，可以不同意，却也很难说他有甚么不对。

陶启泉在这时候才算是有了讲话的机会，他道：“卫斯理，你一向最痛恨，称之为人类最卑劣的行为是极权统治。”

我不等他讲完，就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为甚么忽然之间讨论起这样的大问题来了？”

陶启泉道：“长江大河，始自滥觞。人类之所以有极权统治这样的丑恶行为，就是由于太喜欢干涉他人的自由选择权利而来的！”

我想不到像陶启泉那样的人，居然懂得这个道理。

我苦笑了一下：“你说得对。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权，不应该在任何藉口之下受到干涉。”

我看到陶启泉、大亨他们在听我这么说了之后，神情都很高兴。我立刻又道：“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问题，可说是毫无来由。实际上，我根本不认为生命配额有转移的可能，所以不论怎么说，都是空口说白话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”

我以为这样说了之后，这场莫名其妙的讨论，就可以宣告结束了。

可是陶启泉却和大亨以及其他的人交换了一个眼色，接着，他又向我道：“卫斯理，你可能有困难，可是无论如何，请你帮助我们达成心愿，我们愿意付任何代价。”

他最后一句话令人反感，不过他所说的令我愕然。我不明白我能帮助他们些甚么。

我勉强笑了一下：“恐怕我们之间有些误会，诸公若有困难，大可以用金钱来解决，何必要我帮助！”

陶启泉苦笑：“卫君不必那么小器，大家意见不同，讨论一下，就算不能达到共同的结论，也不必放在心上，各行其事就是。”

陶启泉这话说得很有理，而且也是我一贯的主张，所以我不好意思再说甚么，只是问道：“你们想要求我做甚么事？”

陶启泉犹豫了一下：“那征求启事。”

我不等他讲究，立刻道：“那征求启事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。事实上，在你打电话来之前，我们还以为那是你干的好事，只有你们，才有这样的财力。”

陶启泉听了我的话，神情古怪，又向各人望去，各人表情不一，大都摇头，很是无可奈何。

陶启泉也摇头：“不是我们——不但不是你看到的我们这些人，也不是其他的著名富翁，我们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联络过，无法知道是谁刊登了这个征求启事。”

我知道全世界的超级豪富，有一个组织，现在在萤光屏上可以看到的那些人，我相信全是那个组织中的人，陶启泉既然那样说，可以肯定征求启事并非超级豪富所为。

### 三、失败

当然，除了这个组织之外，世界上还有的是财力丰厚的人——有所谓“隐形富豪”这一种人，这种人究竟有多少，平时他们进行甚么活动，也无人可知。

我摊了摊手：“既然这样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”

陶启泉叹了一口气：“请不要为难我们——我知道这征求启事之中，既然提到了你的名字，你一定不会放过这件事，而会做彻底的调查。”

我并不否认：“是，可是到现在为止，我还一点头绪也没有。”

听得我这样回答，陶启泉竟然兴奋莫名：“这就好——只要你肯调查，就一定会有结果！”

我有点啼笑皆非：“多谢捧场！你未免对我太有信心了。”

陶启泉道：“总而言之，你一找到那刊登启事的人，立刻通知我，这就算是帮了我的大忙了。”

我想了一想，猜到了他们的目的：“你们是想和他联络，请他把征求来的生命配额，转移到你们身上？”

陶启泉回答得很坦白：“正是此意。”

我不禁长叹一声：“你们真是不惜一切手段，只求可以长命！”

大亨抢着道：“真要是可以长命，我们也真的会不择手段。不过现在我们只是在进行交易，手段正当之至。”

陶启泉补充：“我们经过商量研究，得到的结论是：那征求者收购了许多生命配额，他不见得会自己使用，多半是善价待沽，我们向他去买，有何不可？”

我忽然之间，感到很疲倦，不想再讨论下去，就挥了挥手：“好，我答应你，一有那征求者的下落，我立刻通知你。”

陶启泉大是高兴，竟至于发出了欢呼声，其余各人也仿佛立刻可以长生不老一样，有一大半人在手舞足蹈。

陶启泉又道：“卫斯理，你也应该感到兴奋——这种情形，正是你常说的‘生命形式的改变’，地球人的生命，如果可以互通，那是天翻地覆的改变！”

我越听越不是味道，陶启泉所说的“生命互通”，听起来很好听，可是实际上却是有人用钱去收买人命。可是我偏偏又想不出如何反驳——这种

感觉决不好受，就像吞下了一大团肥肉，塞在胸口，腻得难过，却又吐不出来一样。

刚才，我的那种疲倦感觉，就是因此而产生的。

我语气冷淡：“对，真要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形，那确然是天翻地覆的变化。”

那是可想而知的事。

试想一下，生命配额如果可以用来交换金钱，以人性贪婪的角度来看，将会产生的混乱，和所引起的种种巧取豪夺，实在是令人不寒而栗。在已经够丑恶的人类行为上，更加深了丑恶的程度。而混乱的结果，得益者当然是金钱的拥有者。

人类行为现在已经几乎全部由金钱在主宰，再加上那样的变化，真不知道会是怎么样子了。

我不想再说下去，伸手停止了通话，在萤光屏上人像消失的时候，声音已经听不到了，可是我还看到陶启泉在向各人说话，从他的唇形上，我可以辨出他在说甚么，他在告诉各人：放心，卫斯理说话算数，他一定会做到

我只好苦笑，心中恼怒，想把一口气全都出在刊登征求启事的那人身上，可是却又根本不知道那人是何方神圣。这情形，就像向空气发拳一样，怒意全无着落，真是不愉快至于极点。

小郭看出了我的不快，他道：“这些人因为怕死，所以心理状态变得很不正常。常说一个快淹死的人，会抓住一根稻草不放。这些人想抓的甚至不是稻草，而是空气！”

温宝裕的看法略有不同：“也不能说是甚么也没有。空气也是物质，只不过不是那么容易抓得到而已。至少有人在征求生命配额。”

温宝裕说话有点没头没脑，我们和他熟了，容易明白他的意思，他刚才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：既然有人在征求生命配额，由此可以推论生命配额必有用处。

我挥了挥手：“现在甚么也不必说，首要任务，是把那征求者揪出来！”

小郭拍胸口：“包在我身上。”

当时，不但小郭有把握，我也以为那不是甚么难事。在全世界范围内刊登广告，而且在每一家报馆都放了一只大箱子，要把他找出来当然应该不是难事。

小郭行事十分仔细。他不但在本市有部署，而且在其他九个大城市中安排了同样的措施，一方面派人等候，看来取装满了应征信的大箱子的是甚么人，一方面也在报馆里买通了人，加以密切注意。

到了一个月期限将近时，小郭的行动更是完美。他派了一组跟踪专家，事先研究了从报馆出来之后，可以离开的所有路线，而在每一条路线上都派人事先等候，所有人之间，都有先进的通讯联络系统。

这样的安排，可以说是万无一失的了。当小郭向我报告他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之后，我还笑他：“太小题大作了。”

小郭道：“小心点好，我怕错过了这次机会，那征求者从此不再露面，再要找他就难了。”

小郭平时行事作风并不夸张，可是这次却有点异乎寻常。他成立了一个“指挥中心”，并请戈壁沙漠装置通讯系统。

在大行动开始前三天，他硬拉着我去看。我看了之后，也不禁叹为观止。在中心工作者超过五十人，每人面前都有电脑系统，小郭自任总指挥。

据他介绍，这个指挥中心，和世界十大城市，都有直接的联系，包括本市在内，有四个城市还可以有现场传真，也就是说，在那四个城市，跟踪小组的行动情形，在中心的萤光屏上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

其余六个城市，虽然没有现场传真，可是也有语音联络，也可以及时了解行动的进展情形。

小郭更想到了我没有想到的部分。

他道：“我想征求者一定已经知道，这个征求启事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，也料到一定会有人想把他找出来，所以他可能在一百多个地方，同时采取行动。这样，人家找到他的机会，就会减少到最低程度。”

我称赞他：“你想得周到，可以说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他非现原形不可。”

小郭十分兴奋：“到时你再来。戈壁沙漠和小宝也会来，一有结果，立刻可以去和那征求者见面，看看他究竟安的是甚么心，要他人的生命配额有何用处？”

一直到了最重要的时刻之前几秒钟，我们几个人还是充满了信心。温宝裕甚至不止一次地说：“这是三只指头捏田螺——手到拿来的事情。”

当我首先感到事情可能不会如我们想像中那样顺利时，对方的行动已经开始了。

时间是午夜需时，十个有直接联系的城市，同时传来了报告：对方行动开始，有人在报馆取走了铁箱。

事实上，在其中四个城市发生的事，包括本市在内，我们都可以在萤光屏上看到。

小郭这个总指挥，早就站在一张桌子上，手持激光棒，威风八面，指挥若定。

最早在萤光屏上看到对方的人马出现，是在本市的报馆内部。小郭神通广大，在报馆中也安装了监视设备。不过也只限于本市，其他三个城市，只能看到报馆门外的情形。

由于对方的人马，并无特殊的标志，而报馆门外进出的人又很多，无法辨认，要在他们进了报馆之后，才可以知道他们就是目标。

所以，我们最早认出是征求者派出来的人马，是在本市报馆中抬走了铁箱的那三个人。

一看到那三个人在和报馆职员办手续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事情不会那样顺利。

因为在其他三个城市的报馆门口，刚才也有看起来差不多的三个人，进了报馆。

世界各地，时间不同，可是居然在各个城市，对方的人马能够做到同时出动，由此可知对方组织能力之强。而对方的行动如此严谨，我们是不是那么容易成功，当然也要打上问号。

当我想到这一点时，小郭还十分意气风发，正在大声道：“看清楚！这三个人就是目标。”

那三个人，无论是服装打扮还是样貌，都普通之至，这样子的人，混在人丛之中，最难辨认，所以也是最安全的。

而更令我心惊的是，在其他三个城市，我注意到走进报馆的三人一组的目標，也全是同样不起眼的人物——这当然也是精心安排的结果！

由此可知，对方行事之精密，异乎寻常，看来绝不如我们想像中那样容易对付。

我想提醒一下小郭，可是又想到小郭早已布置妥当，也很难临时再增加甚么，所以忍住了没有出声。

不一会，看到本市报馆的那三个人，其中两个抬着铁箱，一个开路，向外走去。

小郭在发号施令：“注意！目标即将离开！”

我在这时，问了一句：“这三人刚才是使用甚么交通工具来的，有人注意到了没有？”

这个问题，竟然没有人回答——这并不令我感到十分意外，因为我也没有注意到。

说话之间，只见那三人已出了报馆门口，而在此同时，可以看到另外三个城市的报馆门外，也各有一组三人，也是一个在前，两个抬着铁箱在后，走了出来。

另外六个城市的报告也在前后相差不到三十秒的时间内传来：内容一致：目标已经取得铁箱，离开报馆。

我可以想像，全世界一百多个地方，每一处都有同样的行动在同一时间之内进行。

要安排这样的一次划一的行动，不是简单的事情，由此看来，我们的对手决不寻常，殆无疑问。

小郭显然已经想到了这一点，他的神情变得很严肃，发出了一连串的命令。

可以从萤光屏上看到，小郭布置的跟踪人员，纷纷出动。

我一面看，一面摇头——这些跟踪人员，实在说不上高明。不过好在离开报馆的三人小组，看来完全不在乎是不是有人跟踪——那走在前面，开路的那个，甚至还在大声吆喝，叫途人让路。

温宝裕在这时候说了一句：“这些人好像并不怕被人跟踪。”

我道：“事情有些古怪——”

一句话还没有说完，就已经看到情形有变——必须说明一下，我们看到的一共有四组萤光屏，每一组代表一个城市。而怪异的是，在四组萤光屏上，那三人小组的行动，几乎完全一致。

不但如此，而且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所有四组萤光屏上出现的画面，也几乎相同——若不是背景各自不同，真叫人认为那只是一组人在进行活动。

情形的变化是：看到了一辆小货车驶近三人小组。三个人合力把铁箱抬上了货车。

看到这里，我忍不住大叫了起来：“不可能！我们看到的不是实在的情形！”

我之所以会这样叫，是因为在萤光屏上看到的情形，越来越怪异——那四个三人小组的动作竟然完全一样，他们弯腰，抬起箱子，手的姿势，手指放在铁箱上的位置，都完全相同，就像是同一部电影的不同复印本一样。

要四组人有这样一致的动作，是不可能的事情，除非那四组十二个人，

全是机械人，接受同一个软体的指挥。

还有一个简单的可能，是这个指挥中心的接收系统受到了干扰，被人做了手脚，输入了同样的讯号，所以才会在萤光屏上出现这样的情形。

我才一出声，小郭和温宝裕也已经发觉情形不对。

小郭显然绝对未曾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，所以一时之间，他挥舞双手，可是却不知道该如何应付。

温宝裕反应比较快疾，他立即叫：“快和现场跟踪人员直接联络！”

也就在这时候，情形又有了变化，所有的萤光屏上，突然出现了一张人脸。

那张人脸占据了整个萤光屏，是一个“大特写”。

那人的五官很是普通，可是看起来却怪异莫名，原因并不是因为它古怪，相反地，反倒是由于它太平淡，或者说，太普通。

然而，就在这张普通之至的人脸上，却又透出一股极其诡异的气息，极难在一时之间把心中的感觉确切地说出来。

由于这人脸在决不应该出现的时候，突如其来，所以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，整个指挥中心，在那一刹间，静到了极点。

紧接着，出现在所有萤光屏上几十张同样的人脸，忽然笑了起来，那笑容更是令人毛发耸然。

而在一笑之后，所有画面全部消失，变成了一片花白。

事情发展到了这地步，倒也明朗了。那当然是讯号接收系统受到了干扰之故。温宝裕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一点，所以才要直接和跟踪人员联络，听取他们的报告。

本来，在萤光屏画面之外，跟踪人员的报告，随时和画面上看到的行动相配合，可是这时，画面消失，跟踪人员的声音也同时听不到了。

只见小郭呆若木鸡，脸如死灰，双眼发直，看来神情恐怖之至。温宝裕则惨叫：“完了！”

一时之间，在指挥中心之中，虽然没有人再出声，可是整个气氛坏到了极点，简直可以说是笼罩了一股死亡之气，一般来说，只有在吃了败仗之后的军营之中，才会有这样的情形。

我看这情形不对，虽然我们受了挫折，可是并不代表我们一败涂地，士气不应该如此低落。

我打破了死一般的沉默，叫道：“别长他人威风，灭自己志气！讯号系统被人破坏了，我们的跟踪人员还在，跟踪行动并没有停止！”

我虽然在“鼓励士气”，可是心中却也在打鼓。因为我知道指挥中心的通讯设备是由戈壁沙漠设计的，毫无疑问，必然是尖端科技。可是如今却不堪一击，由此可知对方也精于此道，其功力至少不在戈壁沙漠之下，更有可能，比戈壁沙漠更加高强。

这使我想起在上一个故事中，戈壁沙漠的住所被天工大王轻而易举进入的情形。

当时戈壁沙漠二人脸如死灰的情形，就和小郭现在差不多，我也不敢想像，戈壁沙漠知道了他们的精心设计，如此容易给人破坏，会有甚么反应。

我虽然指出我们的跟踪人员还在，可是在完全失去联络的情形下，他们是不是能够完成任务，我也根本没有把握。

所有人之中，其实是温宝裕最乐观，他立刻响应：“卫斯理说得对！我

们的工作还在进行，结果如何”

他语还没有说完，小郭已从桌上跳下，向外就冲，我叫了他一声，他也没有回答，一下子就冲了出去。

而正在这时候，门外有两个人急急向内走来，几乎和小郭撞个满怀，那两个人在走进来的时候，口中正在嚷叫：“对不起，我们来迟了！”

那两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戈壁沙漠。

他们也看到了向外冲出去的是小郭，两人的反应算是很快，伸手向小郭就抓，可是还是慢了一步，给小郭冲了出去。

两人一脸疑惑，站在门口，大声问：“发生了”

只说了三个字，他们看到了指挥中心的情形，不必再问下去，也可以知道发生了甚么事情。

两人先是身子一震，接着，怪叫一声，脚步踉跄，冲到控制台前，动作极快地操作起来。

这时候，所有萤光屏上都是一片漆黑，甚么也没有，经过他们操作之后，情形并没有改善。

两人停了手，过了一会，才慢慢地转过身来。

在这一段时间中，整个中心，又是一片静寂，谁也不敢出声，大家都知道，通讯系统遭到了破坏，受打击最重的就是他们二人。

两人转过身来之后，先望向我。

我大声发问：“刚才收到的讯号，有没有记录下来？”

立刻有一个工作人员回答：“有！”

我道：“请重播。”

只有重播刚才接收到的讯号，才能令戈壁沙漠彻底明白发生了甚么事情。

同时，我向戈壁沙漠道：“先看了再说。”

那工作人员开始重播刚才录下来的影像。

戈壁沙漠才看了不到一分钟，反应就大是激烈，双臂挥舞，口中先是发出了一阵没有意义的怪叫，状类疯狂，可知他们所受打击之严重。

不过他们二人也并非泛泛之辈，不到几秒钟，他们便已经镇定下来，恢复了常态。

虽然他们气息还很急促，可是他们已经在开始讨论问题。两人都说得极快，而且声音很低，我要走近去，才能听清楚他们在说些甚么。

他们不愧是专家，一下子就看出了问题的所在。

他们一个道：“好家伙！局部侵入！”

另一个怕我不懂，解释道：“讯号局部侵入，干扰画面的一部分。”

我还是不十分明白：“那又是甚么意思？”

他们指着萤光屏：“这三个人，是敌人加进来的讯号所形成的画面，背景看到的一切，才是正常接收到的讯号。”

我不禁骇然：“怎么能做到这一点？”

两人道：“只要知道了我们讯号的频率就可以。”

我瞪了他们一眼，责怪他们何以如此容易就给人知道了讯号使用的频率。

两人神情难看之至，过了一会，才道：“敌人有极好的设备，当然，由于我们事先对敌人估计过低，才没有把防备工作做好，是很大的错失。”

我在他们肩头上拍了几下：“人总难免有错，不必放在心上。”

戈壁沙漠苦笑：“这次我们算是遇上劲敌了。”

我试探着问：“很厉害？比天工大王怎么样？”

两人脸色虽然难看，可是也给我的话逗得笑了起来：“当然不能比至多和我们一样。”

他们给了我这样的回答，令我很放心，因为至少事情如果发展到最坏，还可以请天工大王出山来解决。开始，我把事情估计得太容易，现在受到了挫折，自然要重新估计。

现在，我完全无法想像对方是何等样人，戈壁沙漠已经干脆称之为“敌人”，我相信双方敌对的立场已经形成，当然不能掉以轻心。

戈壁沙漠还在继续讨论对方所使用的手段。其中有大量通讯技术上的专门名词，我也不是很听得懂，就算听懂了，如果照样记述出来，也会把人闷死，所以从略。

我和温宝裕互望了一眼，他摇了摇头，表示也不知道小郭要干甚么。

所以，目前我们完全无法采取进一步的行动，只好等各地的跟踪人员有了结果之后，看结果如何，再作定夺。

我想，应该是本市的跟踪人员最先有结果，可是事实上却是其他城市先来了报告。直接的通讯已经被破坏，所有的报告都是用普通长途电话进行，在紧急的时候，普通的设备反而此特殊的更有用，真是讽刺。

报告令人感到十分沮丧，几乎完全一样：三人一组从报馆取走铁箱，跟踪人员不久就发现直接通讯中断，他们继续跟踪，可是在二十到三十分钟之内，就给对方摆脱，跟踪宣告失败。

同样的报告，一个接一个来到，温宝裕在我耳边低声道：“郭大侦探这个筋斗栽得不小。”

我苦笑：“你不如说我栽了筋斗还好。”

我这句话才一出口，就听到小郭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：“我们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到失败的滋味了？六十年风水轮流转，也应该跌倒一下了。”

我转过头去，看到小郭脸色发青，满头大汗，神情激动，显然是感谢我刚才的话。我把挫败算在我们两个人的身上，表示我们一直是共同进退的。想起当年小郭为了和我一起探索《纸猴》的秘密，他中了暗算，身受重伤的情形，如同在眼前一样。

想起往事，总不免令人有点感慨，不过现在也不宜怀念往事，我勉强笑了一下：“事情才只不过开始，怎么就说我们输了？”

温宝裕走了过来，笑嘻嘻地道：“就算输了，也不打紧，常言道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何足道哉！”

小郭苦笑，我问道：“情形如何？”

这时候，我已经料到小郭刚才离开，是去干甚么了。通讯一断，他大受打击，后来经我一言提醒，他想起报馆离开这里并不是很远，所以他就赶到现场去了。

看他如今的情形，似乎他到了现场之后，情况并不有利。不管情形怎么样，我都想知道经过。

小郭定了定神，反问：“其他地方有没有报告来？”

我道：“有，全都是在三十分钟之内，失去了目标。”

小郭脚步不稳地走了几步，这种情形看在眼里，着实令人骇然，小郭

并不是没有经过大场面的人，而现在竟至于如此，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甚么事！

温宝裕拉过一张椅子，放在小郭身边，小郭颓然坐下，双手抱着头，一言不发。

温宝裕自作主张，大声吩咐，令所有工作人员离开。

转眼之间，整个指挥中心就只剩下五个人。小郭仍然不出声，戈壁沙漠不断地捏手指，使得指节发出“格格”的声响。

#### 四、想不通

我好几次要催小郭开口，反倒是温宝裕打手势阻止了我。

我焦躁起来，瞪了戈壁沙漠一眼：“两位请别不断弄出怪声来好不好？”

戈壁沙漠立刻双手握拳，不再发出声响。小郭也在这时候抬起头来，他脸色苍白，可是声音倒还镇定：“对方早已料到会有人跟踪，所以早有准备，我们却以为人家没有防备，所以才落得如此狼狈。”

我颇不耐烦：“先别忙分析战情，且说战况如何！”

小郭苦笑，摇了摇头：“说起来真丢人。我赶到离报馆四条街处，就和我们的跟踪人员会合，而那时候，目标就在我二十公尺之前，是一辆小货车，我可清楚看到货车车厢上，有三个人和一只铁箱。”

小郭说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，我们每个人都听得面面相觑，心中骇然！以小郭的能力而言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实在没有可能会跟不上目标的！我们当然无法凭空想像究竟发生了甚么事，一切都要等小郭说下去。

这时候小郭已经完全定过神来，他把接下来发生的事，详详细细说了一遍。

听了小郭的叙述之后，又有至少三分的沉默。因为大家都需要时间来消化，或者说需要时间来接受小郭所说的一切。

小郭的经历，确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令人接受的。

当小郭想到通讯虽然断绝，但若是尽快赶到现场，事情并非不能挽救时，他的想法一点也没有错。事实上，当他离开指挥中心没有多久，他就看到了跟踪的目标——那辆小货车。

当时小郭驾着摩托车，那辆小货车迎面而来，和他擦身而过。其时已过午夜，又不是在闹市，路上车辆稀少，小郭耳听八方，眼观四方，立刻就看到那辆小货车的车斗上，有三个人和一只大铁箱在。

附带说一句：那小货车十分普通，甚至相当残旧，车斗也没有遮盖，一目了然。

小郭对那铁箱，很是熟悉，一看就认出那是跟踪的目标。他正想转一个弯追上去，就已经看到两辆车驶过来，其中一辆加快速度，超过了小货车向前驶去，另一辆则慢了下来。

这两辆车一出现，小郭就认出那正是自己派出去的跟踪人员，那辆慢下来的车子中，有着整套的追踪仪器和通讯设备。

小郭连忙向车子挥手，那辆车子速度更慢，小郭不等车子停下，就弃了摩托车。

他奔向车子，打开车门，一闪身就进了车子的后座。

小郭这一连串动作，的确乾淨俐落，所以他上车之后，车前座的两个跟踪人员齐声喝采。

那两人随即向小郭报告，和指挥中心失去了联络，可是他们从报馆门口一直跟下来，已经有将近十五分钟，也根本不必使用甚么跟踪设备，因为目标始终在视线之内。

看来对方不是毫无防备，就是完全不在乎有人跟踪。

小郭上车之后，看到那辆小货车一直在前面不远处，他也松了一口气，觉得跟踪行动可以继续下去，顺利完成。

这时候，车子正行驶在一条直路上，不但可以看到那辆小货车，也可以看到在小货车之前的车子，那车子也是属于跟踪人员所驾驶的。

也就是说，两辆车子把小货车夹在中间。这是明目张胆的跟踪，小郭甚至有欺人太甚之感。

不一会，转上了大路，那路一边是山崖，一边是山坡，也是直路，一眼望不到尽头。

小郭在说到这里时，顿了一顿。

我们都知道结果小郭跟踪失败，可是直到此时，我们还无法想像他是如何会让目标走失的。

小郭苦笑了一下，伸手抹了抹脸，继续说下去。

当时的情形，实在一点也没有特别之处，可是最突然的变化，往往就在以为最不会有意外的时候发生。

接下来发生的事，小郭在向我们叙述的时候，还是一脸不相信的神色。

大约又过了几分钟，情形并没有变化。小郭刚想用普通的流动电话和我们联络，却看到前面的小货车忽然向右转去。大路三线行车，那小货车的行动看来又不像是换线，而右边正是山崖，小货车转了一个九十度角，在这种的情形下，它如果不及时停车，唯一的结果就是撞上山去。

小郭大是惊讶。他知道有上千种摆脱跟踪的方法，用自己撞山这种自杀型的方法，他却连听也没有听说过。

一时之间，他甚至于想按喇叭令对方停下来，不要去做这样的傻事。

可是，前后不过几秒钟，他就看到那小货车并没有减慢速度，直撞向山崖。

小货车的行动已经怪不可言，而接下来发生的事，更看得人目瞪口呆，驾车的那一位甚至于紧急煞车，使得车子在路上打了好几个转。车里的人，自然也被转得七荤八素。

不过这对他们看到的事情并没有影响。他们看到的事，是在车子还没有打转的时候发生的，而且一下子就完成。

他们看到的是：那小货车撞向山崖，并没有发生预料中的撞车事件，而是那小货车顺利地没入了山崖之中。

是的，一点也不错。那小货车没入了山崖之中，就像一根烧红了的钉子插进一块牛油一样。

小郭一再强调：“绝对不是眼花。不但我们三人全都看得清清楚楚，连前面车子中的两个人也从倒后视镜里看得清清楚楚，那小货车确然是驶进了

山崖之中。”

我、温宝裕、戈壁沙漠听小郭重复说了三遍，我们都没有出声。当然我们不是不相信小郭的话，而是需要时间想一想。

小郭在这时候又补充：“虽然车子进山，只是不到一秒钟的事情，可是给我的印象深刻之极，我想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忘记——比任何电影中的特技镜头更精采。”

我们仍然没有出声。小郭再补充：“我大约在三分钟后下了车，走到小货车隐没的山崖之前去察看，山石上一点痕迹都没有，像是根本没有这件事发生过一样。”

温宝裕最先有了反应：“固体穿越固体的明显例子——生命配额的征求者是外星朋友，只有他们才有这种能力。”

他说了之后，并没有人附和，他又道：“或者是神仙所为。不过根据卫斯理的理论，所谓神仙，大多数就是外星人，又或者是生命形式经过改变的人，也已经不能算是地球人了。”

戈壁沙漠和小郭向我望来，我想了一会：“有可能。”

温宝裕因为他的意见得到了初步肯定而十分兴奋，他挥着手：“可能之一！”

我没好气：“请再说可能之二。”

温宝裕不停眨眼，过了一会，他摇头：“暂时想不出——如果这是唯一的可能，当然没有之二了。”

小郭望着我：“真是外星人，这个筋斗栽了不算冤枉。”

我又想了一会，才道：“现在不能下结论——且等其他地方的详细报告。我不以为所有的跟踪都失败，情形都和本市发生的一样。”

小郭点了点头：“最迟，明天一早，就可以知道。”

我道：“好，那就明天再说。”

我说着，伸了一个懒腰，看到戈壁沙漠两人神情很是古怪，而小郭正瞪着他们。

温宝裕则在一边，像是在劝说，又像是在煽风点火：“大家是自己朋友，有甚么话，别藏在心里，应该说出来。”

戈壁沙漠望了小郭一眼，欲言又止，小郭已经怒道：“你们不相信我所说的经过，是不是？”

我听得他们忽然之间起了争执，暂时并不准备表示意见——因为我对小郭所说的一切，虽然不至于不相信，可是也由于完全无法想得通，所以也有保留。

事实上，就算不相信小郭所说，也一样想不通——小郭有甚么理由要骗我们呢？

戈壁沙漠不敢直接开罪小郭，却拖人下水，向我一指：“不单是我们不相信，卫斯理多半也不相信！”

小郭不怒反笑：“要是卫斯理也不相信，那我就一头撞死算了！”

一时之间，各人都向我望来。

本来由于想不通的地方太多，令我思绪十分紊乱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，同时等有进一步的资料时再说，所以才提议等到明天。

可是现在情况忽然变成了这样子，我非表示态度不可。我连想都没有想，就道：“我绝对相信小郭所说的每一个字！”

小郭向着戈壁沙漠连连冷笑：“幸而有人相信我，免得一头撞死了，做鬼也不明不白。”

戈壁沙漠齐声怪叫：“卫斯理，要是你相信，为甚么还要等进一步资料，而不立刻采取行动？这不是你一向的行事作风，你可别口是心非！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：“我只是有太多的地方想不通，需要好好地想一想。”

温宝裕大声道：“算在外星入帐上，甚么都变得不成问题。”

温宝裕这样说，我竟然难以分辨他是真心如此，还是在出言讽刺！

因为确实有很多人，一直在笑我总是把不可解释的事情推在外星人头上。事实是：有很多事，确实是外星人所为，但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事都如此，不可一概而论。

像现在发生的这些事，当然有可能是外星人所为。但是在有可能是地球人所为的前提下，就要先研究是地球人所为的可能性。而在排除了所有的地球人可能性之后，那么当然就是外星人干的好事了。

这是很简单的逻辑，理所当然，有些人觉得有点不能接受，只不过是因为在观念上还不肯承认有外星人的存在而已。而我认为这样的观念非常落后，也正是抱这种落后观念的人，不在少数，所以地球人在整个宇宙之中，地位低微。

连在观念上都不肯接受有外星高级生物的存在，那当然不是高级生物应有的行为。

这些都是题外话，一些人自己观念不够开放，却又喜欢否定不属于他知识范围之内的事，这种情形，很是可笑。

当下我把这些话说出来，然后表示了我的具体意见：“要肯定了百分之百不是地球人所为，才能算在外星人帐上。”

我这样说了之后，各人都不出声。

我先问戈壁沙漠：“地球上有没有我们的同类有能力破坏指挥中心的通讯运作？”

戈壁沙漠回答肯定：“当然有。”

说了之后，他们又道：“不过我们不认为人类可以把一辆小货车，连人带车，驶进山崖之中。”

他们明白地表示了态度。

小郭和戈壁沙漠刚才虽然在争执，可是这时却也同意他们的意见：“我也这样想。”

温宝裕摊了手：“我当然同意。”

我却摇了摇头，温宝裕首先责问：“这是再也明白不过的事，何以你会有异议？”

我道：“第一，我想不通外星人要地球人的生命配额有甚么用处。第二，我也不以为外星人在地球上的活动会以如此大张旗鼓的方式出现。第三，如果是外星人所为，勒曼医院方面多少总会有一点消息，不会一无所知，他们应该会通知我，而我到现在为止，还没有他们的消息。生命配额的理论首先由他们提出，他们应该关心才是。”

温宝裕老实不客气道：“你一点两点说了那么多，一点也不能解决问题。请问如何解释车子驶进了山崖这件事！”

这个问题，当然不好回答。它可以说到现在为止，所有问题的关键所在，若有答案，事情就容易解决了。

这时候，我也很难说明为甚么我在直觉上，觉得这件事不是外星人的所为。后来再回过头来讨论的时候，我才找到了原因。

原来在我观念之中，根深蒂固地认为地球人的生命形式，十分低级，不值一提，不会引起外星人的觊觎，外星人也不会对地球人的生命配额有兴趣，所以我不觉得那是外星人所为。

身为地球人，而居然脑海深处，有这样的想法，究竟是对还是不对，或者，是幸还是不幸，我竟然十分迷惘，不能肯定。

当下，我回答道：“现在我没有解释。至少，我要到小货车消失的现场去看一看。”

温宝裕立刻道：“我也去。”

小郭在一瞬间竟然有很是害怕的神情，可是这种神情一闪即过，他道：“好，我来带路。”

后来小郭解释：“由于我刚才目睹的情形实在太怪异，所以不免害怕。”

我略想了一想：“带上照明设备，和金属探测仪。”

我说着，向戈壁沙漠望去，两人道：“我们要尽一切可能，把干扰的能量来自何处找出来。大约只有两成希望。”

我鼓励他们：“就算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，也不可放弃。”

他们两人紧握着拳头，用力摇晃，以示决心。

戈壁沙漠用甚么方法去进行，暂且不表。却说我们三人，在携带了应用设备之后，驾车出发。二十多分钟之后，小郭就道：“快到了。”

这时候车子在大路上行驶，路上很是寂静，温宝裕已经打亮了照明设备，把路右边的一片山崖照得通亮。

小郭就是在这时候解释他刚才何以会害怕的原因，他并进一步补充：“设想如果我们也连人带车，驶进了山崖，而被嵌在山石之中，实在无法不感到恐怖。”

我也给小郭的说法，引得生出一股寒意。温宝裕反倒哈哈大笑：“这倒好！几百万年之后，如果有人开山劈石，发现了我们，那简直珍贵之至。”

他话才一说完，小郭就叫：“停！”

我立刻踩下煞车，车子震动了一下，停了下来。温宝裕立刻把探射灯对准了山崖。

车子在路上，离开山崖大概有十公尺左右，这探射灯小郭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弄来的，性能极佳，眼前一大幅山崖，连一棵小草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

小郭一跃下车，向前走去。我想起他刚才所说“嵌在山石之中”这样的话，连忙也下车追上去。反正我们两人是老搭档了，理应有难同当。

温宝裕也赶了上来，我们来到离山崖不到两公尺处站定，小郭伸手指向前：“就是这里，我记住了这棵小树，就是这里！”

这时候我们三个人的影子，照在山崖上，看来十分巨大，小郭在说话的时候，双手挥动，巨大的影子也跟着动，给人很是诡异的感觉。

小郭这样说了之后，我和温宝裕都没有反应，小郭又说了一遍：“就是这里！”

我和温宝裕互望了一眼，我说得委婉：“山壁上这样的小树很多，看起来都差不多，你很有可能记错了。”

小郭脸上变色：“你这样说是甚么意思？我肯定就是这里！”

我再问：“除了这小树之外，还有甚么可资识别的记号？”

小郭激动起来，挥着手，冲向前，手在山壁上用力拍着：“就是这里！记号太多，我全认得出——就是这里，你们为甚么不相信？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：“你自己低头看一看——我们三个人走过来，地上的野草尚且留下了那么明显的痕迹，如果不到一小时之前，有一辆小货车辗过，怎么会一点痕迹都没有？”

在近山壁的地面上，连绵不断，长着许多蒲公英，高可及膝，正是结籽成熟的时候。蒲公英是典型靠风力传播种子的植物，每一粒种子上都有白毛，形成一个个银白色的小毛球，在探射灯的强光之下，闪闪生光，十分美丽。

这种小毛球，经经一碰，就会散开来，刚才我们走向前来的时候，就令许多种子散了开来，漫天飞舞。

而且蒲公英的茎，十分容易折断，有人走过，也会倒下一大片——我说得如此详细，只是为了说明一点：若是在不到一小时之前，有一辆车子驶过，断无不留下痕迹之理。

小郭低下头去，过了好一会，他才抬起头来，脸色惨白。我忙道：“我相信你说的一切，只是请你肯定一下，事情是不是的确发生在这里！”

小郭口唇颤动，发出的声音很是低微，像是在自言自语。他说的是：“一定是这里，我肯定是这里！为甚么会这样子，真叫人想不通！”

我拍着他的肩头：“想不通的不止是你一个人——我也一样想不通！”

温宝裕接着道：“想不通的也不止是一件事，很多事都无法想得通——除非承认一切都是外星人在作怪。”

他又重申他的主张，我还是没有附和。

这现象很怪——往常有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，首先认为那是外星人所为的就是我，可是这一次明明同意了温宝裕所说的话，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，我却偏偏不向那一方面想。

温宝裕也感到莫名其妙，在等不到我的反应之后，他大摇其头：“只要你想得出，我就可以接受。”

他的意思是，只要我作出任何假设，他就可以放弃自己的想法。我只好苦笑，因为正如他刚才所说，很多事情都想不通，那又何来甚么假设！

温宝裕重重顿足：“我认为应该向我们认识的外星朋友着手查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殊——我看，事情多半就是勒曼医院的那些人干的好事——你当他是朋友，他未必也这样想！”

我沉声道：“我会去问他们，可是我决不同意你对他们的看法。在所有外星人之中，在勒曼医院的那一群，对地球人最有好处。”

温宝裕耸了耸肩，有点老气横秋：“路遥，才如马力——”

我不等他说完，就道：“我把他们当朋友，正是日久见人心的结果。”

温宝裕做了一个鬼脸，没有再说甚么。

小郭看起来大是失魂落魄，他已经第十多次问：“我们应该怎么办？”

他又道：“我看，小宝的意见很实在，事情……真有可能是外星人所为。”

我很不耐烦：“外星人要地球人的生命配额有甚么用处——回答了这个问题，我就同意那是外星人所为！”

温宝裕抢着说：“用处太多，不胜枚举。”

我闷哼了一声，等他作进一步解释，温宝裕挥着手，他挥动的手，在

山壁上形成巨大的黑影，像是一个怪物正在舞蹈，再加上我们三个人的影子，使我想起多年之前，记述在《影子》这个故事中的外星生物——竟然只是一个平面，一个影子！

由此可知，将不可思议的事和外星人联系起来，还是有一定的道理。

想到这里，我也不要温宝裕再举例了。

温宝裕正想开口，就被我打手势阻止。我道：“不必空谈，我们分头去做实在的事情。”

温宝裕答得爽快：“好，我会照我的想法去进行。”

我也没有问他如何进行——他认定了那是外星人干的行当，难道他有办法找到那外星人不成？

小郭则苦笑：“我有甚么事情可做？”

大概真是这些年来，小郭的事业太顺利了，所以一些小小的挫败，就使得他垂头丧气，如同世界末日一样。我道：“你去整理世界各地来的报告，越详细越好——集中在目标是如何消失这一方面，这是事情的关键之一。”

小郭一面点头答应，一面沿着山崖，来回走了二百公尺左右，回来之后，黯然摇头

显然没有发现任何有车子驶过的痕迹。

温宝裕上了车，熄了探射灯，眼前好一会看不见东西。小郭坐上了驾驶位，三个人各有心思，所以也不说话，我思绪很紊乱：心想，真正能和我讨论事情的，还是只有白素。

像现在，温宝裕和小郭都不明白何以我坚持事情和外星人无关，而我又偏偏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，如果白素在，那就根本不必我多加解释，她就能够明白我的心意。

我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见到她，她和红绫不知道在进行甚么事情，偶尔会回家。

我想，不如回家去，要是碰巧白素回来，就可以听听她的意见。于是我对小郭道：“先送我回去。”

小郭点头答应，把车子开得飞快。

午夜过后，街道上很冷清，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平常的晚上，可是我们三个都知道暗中有极不寻常的事情正在进行——这事情有关人的生命！

不一会，车子驶抵我家门口，我一跃下车，和他们挥了挥手，小郭驾车离去。

我走到门前，刚要开门，就听到门内传出老蔡洪亮的声音——老蔡近年来听力越来越差，因此嗓门越来越大。他又坚决不肯用助听器，每当说话，都是大叫大嚷，我早已尽可能避免和他说话。

不但如此，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坏，尤其对陌生人，简直就像吃了火药一样，得罪了不少来找我的人——当然也有好处，替我赶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人。

这时候我听到老蔡的声音，是在对一个人说话，他说的是：“说不定，他说不定甚么时候回来。”

接着，我没有听到另一个人的声音，我心想那人说话的声音如果正常，我在门外，当然听不见。不过问题是，老蔡也应该听不见，不知道他和老蔡如何沟通？

再下来，又是老蔡的叫嚷：“不打紧，你只管等，你要喝些甚么？”

## 五、外星人上门

我一听之下，讶异莫名，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要不就是明天太阳会从西边出来！

本来，老蔡所说的话普通之至，正是一个管家的待客之道。可是老蔡非常人也，除非是白老大这样身分的人，他才会这样善待。有一次，超级大豪富陶启泉就差点没有给他抓着头发拖出去！

我当然不以为这时候在里面的会是白老大，因为老蔡的语气很客气，显然他是在对一个陌生人说话。

这就是我感到讶异的原因。这来者何人，竟然能令老蔡对他刮目相看！

我仍然没有听到有人和他对话，接着老蔡又道：“要不你喝点酒？我知道书房有好酒，我去取来。”

听到这里，我再也忍不住，迅疾推开门来，一眼望见老蔡确然在和一个人说话，两人同时回头向我望来。

我一看和老蔡说话的那人，大感意外。

那人非别，正是上次我到勒曼医院去，接待我，并且和我讨论人类生命配额的那位亮声先生！

此人绝非地球人，乃是不折不扣的外星人！

他本来坐着，看到了我，笑嘻嘻地站了起来。此君现在看来，完全是一个普通人。对他的底细，其实我也不甚了了，我不知道他来自哪一个星球，也不知道他原来的样子如何。

不过我知道他在勒曼医院，和其他许多外星人以及一些地球人，从事地球人生命的研究。

他们的研究成果，已经极有成就。其成就可以说惊世骇俗之至，我曾在许多故事中记述过。

最近一次和他们接触，就是这位亮声先生告诉我有关生命配额的情形。如今发生的事，可以说就是从我知道了有生命配额这回事而开始的。

要不是我在《算帐》这个故事中，记述了这件事，我看也就根本不会有那个征求启事，就算有，其中也不会提到我，事情也就和我无关。

如今，因此而生出那么多事情来，温宝裕怀疑就是勒曼医院干的好事，我也正要和他们联络，他自己找上门来，真是再好也没有了！

我由衷的发出一声欢呼，张开双臂，向他走去，他也向我走了过来，我们热烈拥抱，我用力拍着他的背，他也做着同样的动作。

老蔡在一边看着，神情很是高兴，我心想，要是老蔡知道我现在抱住的根本不是人，他不知道会有甚么表情。

老蔡大声道：“我去拿酒。”

老蔡的耳朵虽然不好，可是身体十分壮健，他说走就走，一句话没说完，人已经转过身，向前跨出了两步。

就在这时候，亮声半转过身，望向老蔡。

我绝对可以肯定，亮声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可是老蔡却已经停步，并

且转回身来，打着自己的头：“真是，你不喝酒，刚才你说过，我一眨眼就忘记了，人老了，真不中用。”

这情形，就像是亮声才和他说了话，而他在回应一样。

我之所以把这个经过说得这样详细，是因为这种情形启发了我，使我对一些本来无法设想的事，可以作出设想。

详细情形如何，下文自会明说。

当下，我对这种情形，心中十分疑惑。而老蔡接下来又讲了几句话，立刻解开了我心中的疑团。

老蔡是向我说的，他道：“这位先生真好，他说的话，我句句听得明明白白，不像你们，说话像蚊子叫，听来不清不楚。”

我当然懒得和他说明，只是挥了挥手，告诉他这里没有他的事了。同时我用询问的眼光，望向亮声。

亮声笑：“这位老先生听觉不是很好，问题出在他的听觉器官上，所以我直接刺激他脑部的听觉神经，和他交谈。”

我一面和他走上楼去，一面思索他所说的话，隐约捕捉到了一些甚么，却又并不具体。

当时，我想得很多，杂七杂八，没有一个主要的头绪。我只是顺口问道：“贵院神通广大，何不略施小技，令敝管家听觉器官恢复功能？”

亮声望着我笑：“卫君，你又迂了！他听声音的配额已经用完，我们本事再大，也无可奈何。”

我心中一动：“要是生命配额可以转移——例如把他人的听声音配额转到他的身上，那情形又将如何？”

亮声盯着我看，他的目光不但十分锐利，而且有一股奇异的光芒。要是我有甚么亏心事，一定会在这种目光的逼视之下，显得十分不安。

而我既然胸怀坦荡，当然不必躲避他的目光，我也望向他：“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！”

亮声这才吸了一口气：“理论上来说，贵管家如果得到了他人的听声音配额，他就可以听到声音。”

我紧盯着问：“生命配额的其他部分，也可以以此类推？”

亮声的表情很是古怪，像是以为我在和他开玩笑，不过他的回答还是很实在：“不错，理论上来说，可以。”

我双手紧握着拳，挥动着：“那样说，岂不是只要通过生命配额的转移，受益人的生命可以无限制地延长下去？”

这时候我们已经进了书房，亮声老实不客气坐了下来，并且翘起了双脚。

我并不迟钝，这时已经看出亮声是故意以不礼貌的动作来表示他心中的不满。同时我也可以肯定，他有许多动作，例如盯着我看之类，都表示他对我很有意见。

我不知道那是为了甚么——我只知道这一定是他来找我的原因。

我走到他的身前，神情严肃：“阁下既然化身成为一个看起来像是君子的地球人，那么，行为也请比照君子来进行。”

我的用词，十分罗唆，正合某些所谓“文艺作品”的用法，对于这种用词方法，最准确的评语是：那不像是人说的话。

而我在当时是故意这样说的——道理很简单，因为亮声根本不是人，

用不像是人说的话，与之交谈，不亦相宜乎？

而且不但是他对我不满，我也对他不满。上得门来，甚么话也没有说，就摆出一连串动作来，真是莫名其妙。

亮声听得我那样说，整个人跳起来，大声道：“我怎么不君子了？”

我也大声道：“有话不直说，非君子也！”

亮声抗议：“不是说话不可以太直接吗？那是礼貌。”

我教他：“陌生人之间可以如此，朋友之间如此，就变成虚伪，绝非礼貌！”

亮声喃喃自语：“地球人的行为，真是复杂！”

我笑道：“你慢慢学吧，你对我有何不满，从实道来。”

亮声倒也爽快：“你不够朋友，找到了生命配额转移的方法，却不告诉我们！”

他说得十分认真，而且再也不在表情上掩饰他的不满。

我呆了一呆，叫了起来：“这话从何说起？”

叫了一句之后，我灵光一闪，知道他是为甚么会来兴师问罪的了。事情很明显，又是那征求启事惹出来的。

征求启事上提到了我的名字，而稍有头脑的人，看到了这样的征求启事，一定可以联想到征求者要生命配额的用处，也可以进一步推想到征求者已经有了转移生命配额的方法。

而启事上既然把我的名字抬了出来，再联想到事情和我有关，也是很自然的结论。

当然是由于勒曼医院注意到了这个征求启事。他们有理由加以注意，因为生命配额这个观念，在地球上是由他们最先提出来的。他们又以为事情和我有关，所以才派亮声而来。

想通了这些，我只好苦笑：“我还以为是你们不够朋友。你倒反而怪起我来了！”

亮声的反应极快。他脑细胞活动的速度，可能超过地球人一百倍，一听得我这样说，不必我再作进一步解释，他就道：“啊！不关你的事，这就奇怪了，是谁刊登这个征求启事的呢？”

这时，可以肯定，事情和勒曼医院无关。

我当然也不必再和他讨论这个问题。这时我对亮声的出现，极表欢迎和他讨论整件事，比和任何人讨论更好。

我立刻道：“为了找寻这个征求者，我们已经做了不少工作，可是一无所获！”

亮声道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
我就把这一个月来，有关这件事的一切，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，包括了陶启泉、大亨那一干豪富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用钱购买生命配额在内。

在说完了陶启泉他们那些人的意图之后，我和亮声之间有一段对话。这段对话和本故事关系不大，可是我还是把它记述在下面，因为在这段对话之中，很可以体现“旁观者清”。亮声这个外星人，对地球人行为了解之透彻，竟然在我之上！

对话是由我先引起的。我对于陶启泉他们的行为，始终不以为然，所以把这个情形说了之后，面对一个外星人，我有些惭愧的感觉。

我道：“他们这些人一心想要购买他人的生命配额，用在自己身上，地

球人的行为之中，甚多不堪者，这一项也可以算是典型之至了。”

亮声听了我的话之后，神情很讶异。显然他并不同意我的说法，他问道：“陶启泉、大亨他们，全是商人，是不是？”

我奇怪他何以有此一问：“当然是，全是。”

亮声点了点头，他再开口，说的话却离题万丈：“你可知道，人脑部的活动，也在生命配额的设定范围之中？”

我道：“当然知道。人一生所有活动，都在生命配额的设定范围之中，不会多，也不会少。”

亮声这才道：“这就是了。一个人之所以会成为商人，根本是由于‘设定’的缘故，他的脑部活动，全都依据商业行为的准则来进行，请问商业行为的准则是甚么？”

亮声虽然对地球上的一切十分熟悉，可是他毕竟长期在勒曼医院之中，并不曾真正溶入地球人的生活。而且平时他和地球人说话的机会也不是很多，所以他说起话来，一板一眼，有时候很多话可以省略不说的，他也一定不厌其烦，照说不误。

他这时这样问我，听来就有点罗唆。

我了解他说话的习惯，所以我也不厌其烦地回答：“商业行为的最高原则是‘谋利’。追求利润，是商人的生命目标。他们的生命目的是赚钱，除了赚钱，还是赚钱。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老话：千做万做蚀本不做。”

亮声笑：“请把你最后那句话，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。”

我想了一想：“那也就是说：只要有钱赚，千做万做，甚么都做。”

亮声哈哈大笑：“答对了！”

我有点恼怒：“缘何发笑？”

亮声道：“我笑你明知道商人的行为离不开他生命的设定范围，却还要责怪他们，要求他们去做不属于他们生命设定范围之内的事情。”

他的话，一时之间很难彻底明白。我追问：“你的意思是——”

亮声挥了挥手：“我的意思是：商人的唯一行为准则是赚钱，除此之外，和他讲任何原则都属多余。因为那不在商人的生命设定范围之内，等于叫一条响尾蛇去爱抚一只老鼠。挟泰山以超北海，是不能也，非不为也。”

他先是举了一个古怪透顶的例子，接着居然引用了《四书》中的名句，虽然不伦不类，可是倒也把问题说得明白之极。

我笑道：“响尾蛇不但不会去爱抚一只老鼠，而且还会把它一口吞掉！”

亮声向我指了一下：“你总算明白了。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照你的说法，根本不必和商人谈甚么道德、正义、民主、自由等等？”

亮声道：“也不是完全不可以，但首先一定要有钱赚。能赚钱，甚么都可以谈；不能赚钱，一切免谈。这是商人的生命本能，要是没有了这种本能，就不是商人了。”

我大为叹服：“陶启泉或许还会装模作样一番，但大亨一定会把你当成知己。”

亮声很是自负：“我这番话，是所有商人的心声。”

我闷哼了一声：“可是承认这一点的人却并不是很多。很多还要把自己装扮成君子、上等人，很令人恶心！”

亮声大摇其头：“卫君！卫君！你大错而特错了！”

我大为不服：“明明只是为了赚钱，都还要摆出一副讲仁义道德的君子嘴脸。为了赚钱，就可以是非不明、黑白不分，向强权统治叩头，连做人起码的尊严都没有，那还不令人恶心？”

亮声仍然摇头：“你感到恶心，那只不过因为你不是商人。人，只是一个统称，在这个统称之下，有许多分类，有革命英雄、有民主先锋、有人权斗士、有贩夫走卒、有富商大贾、有的杀人放火、有的偷鸡摸狗……各按设定的生命本能行事。你所谓是非、黑白，那是你的生命本能。”

他说了一大篇，我还是不断摇头。

他叹了一口气：“你还是不以为然？我问你：蜂鸟说企鹅捕鱼维生无耻，企鹅又去骂燕子捉虫充饥下流，燕子嫌蜂鸟吸蜜恶心——你说有没有道理？”

我望了他一会，无话可说，只好道：“没有道理——可是人总是人，和其他动物不同。”

亮声又哈哈大笑：“那也是因为你是人！当然，人设定的生命本能，比其他动物要复杂得多，可是基本原则不变——各有各的生命方式，没有必要，也绝不能用单一的标准去统一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，继续说道：“不管这单一的标准是仁义道德，还是强凶霸道，都决不会成功。奇怪的是，人类很热衷于行为统一，人类的全部历史，就是追求行为统一的经过——无数纷乱，不断失败，都无法改变人类的这种追求。”

我呆了一会——这个外星人，看地球人的行为，完全是旁观者清，在他的心目中，完全没有“人”的立场，人，在他观念中，和其他动物没有分别，所以他才能将人的行为分析得如此透彻。

根据他的说法，我确然是大错而特错了——陶启泉、大亨他们收买人命的行为，根本无所谓对或不对，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对或不对的统一标准。

你认为对的，他认为错；他认为对的，你认为错，应该照谁的标准行事呢？

矛盾在人类又是群居生活的动物，所以相互之间，要没有纷争，那是决无可能之事！

亮声显然知道我在想些甚么，他道：“你想通了？”

我只好苦笑：“没有想通——越想越糊涂！”

亮声耸了耸肩：“那就不要去想它——我们还是想想实际问题比较好。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：“甚么是实际问题？”

亮声吸了一口气：“有人已经找到了生命配额转移的方法——问题是：是甚么人？”

我道：“我已经把一切经过告诉你了，这个问题，应该由你给我答案才是。”

亮声抬头望着天花板，半晌没有说话。

从他的样子看来，他的困扰不在我之下。我提议：“不如先告诉我，你们做了些甚么工作。”

亮声过了一会，才点头道：“好。”

说了一个字之后，又过了片刻，他才道：“这征求启事第一天在报上出现，我们就注意到了，立刻进行讨论。讨论的结果是：事情既然和卫斯理有

关，他一定会和我们联络，把一切资料提供给我们，所以我们不必做甚么工作。”

我听他这样说，真是啼笑皆非：“你们也太相信我了！生命配额是你们首先提出来的，怎么可以那样不放在心上？”

亮声苦笑：“我们的结论，只是错在以为事情和你有关，并不错在对你相信。”

我很是感动，也很无奈。要不是他们相信我，一早就开始有行动，以他们的能力，一定可以有很好的成绩。

我抱着一线希望：“你们不至于一点工作也没有做吧？”

亮声摊开双手：“大家都认为，你在进行，和我们在做一样，所以”  
所以，他们甚么也没有做！

直到一个月之后，他们以为我已经可以提供资料给他们了，而我却没有消息，所以亮声就来了。

我心中懊丧无比：“你们既然甚么也没有做，刚才你又在想些甚么东西？”

亮声的回答，倒令我精神为之一振。

他道：“我在想，那辆小货车怎么会在跟踪者的眼前消失。”

我大是高兴。这件事，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亮声是外星人，本身就属于这种怪事的范围，他一定知道是甚么原因。

我急忙道：“你想到了甚么？”

亮声又想了一想：“有几个可能。一、根本没有那小货车和三人小组”

他才说了一句，我就忍不住抗议：“小货车和三人小组都是我亲眼看到的。”

亮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那情形就像是普通人和一个白痴在说话，说了半天，白痴并不明白，令他感到无可奈何一样。而我，当然就是那个白痴了。

我无法否认，我的所知，比起亮声来，差得很远，可是他用这种态度来表达这一点，我也无法忍受。

所以我重申：“我确实看到过！”

亮声看了我一会，才道：“根据你刚才的叙述，你是在萤光屏上看到，并不是真正亲眼看到。”

我怔了一怔：“是，可是”

亮声不等我说完，就打断了我的话头：“可是至少有六个人是亲眼看到的，对不对？”

我道：“对。而且请你注意，其中有观察力极强的郭大侦探在内！”

亮声道：“就算你也在，对我的假设也没有妨碍，根本没有小货车和那三个人。”

我举起双手，表示投降。

亮声笑了起来：“不必如此，我一说你就明白：假设有力量影响你们的脑部活动，刺激了视觉神经，就可以使你们‘看到’任何情景。”

他话才一出口，我就伸手打自己的头。这当然是可能之一，刚才，他和老蔡交谈，他根本没有发出声音，可是老蔡却说能把他的话听得清清楚楚，当然是同一个道理。

这种事，对外星人来说，简直不费吹灰之力。如果这个假设成立，那

么事情就是外星人所为了？

亮声知道我在想些甚么，他不等我开口，就道：“我们能够联络到的非地球人，都没有做过。”

我道：“那这个假设就不成立了。我不认为地球人掌握了这种力量，可以影响他们脑部神经的活动。”

亮声摇头：“我记得你曾经记述过一个故事，尊夫人在日本被控杀人，且有目击证人，是也不是？”

我大叫一声：“是，但是整件事件，和外星人的物品有关。”

亮声提到的那件事，发生在若干年之前，由于当时的经历很是恐怖，印象深刻，所以刚才亮声一提起来，我就不由自主叫了一声。这件事的始末，我记述在《茫点》这个故事之中。

本来我想简略地把经过说一下，可是随即发现做不到。事情的经过太曲折离奇，情节也太复杂，绝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明白，只好放弃。

不知道这段因果的朋友，只要知道有那样一件事就行。对了解本故事并无影响。

亮声道：“外星人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，不知道留下多少东西在地球上，有的被地球人发现之后，又找出了它的一些功用，这就使得个别的地球人具有特异能力，有可能影响他人的视觉神经，使得受影响的人，看到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。”

我呆了半晌，点了点头。照亮声这样的说法，这个假设可以成立。

亮声看了我的反应之后，继续道：“二、小货车和三人小组既然不存在你们之所以看到了这一切，只不过是立体投影的效果而已。”

我听得目瞪口呆，一时之间，说不出话来。

亮声感到奇怪：“你不能接受这一说法？”

我不由自主摇头，仍然不知道说甚么才好。

亮声想了一想：“立体投影，就如同”

亮声话没有说完，我已经定过神来，失声道：“你的意思是，我们看到的全是投影？等于在看立体电视一样？”

亮声连连点头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我不禁苦笑。这种设想，也真只有亮声这种外星人才能想得出来，匪夷所思至于极点，可是经他提出之后，仔细想一想，就会觉得并非没有可能。

至于在技术上如何能把立体投影运用得如此出神入化，那只是细节问题而已。

而在视觉上来说，立体投影和真有其事，实在难以分辨。除非当时跟踪者驾车冲上去，才能发现自己跟踪的原来只是一团幻影。

如果是立体投影，那么要让它消失在山崖之前，看起来像是驶了进去，也很容易。

这个设想，我认为可能性甚高。

亮声再道：“第三个可能，就是固体穿越固体。”

他说了一句之后，顿了一顿，才又道：“虽然有不少外星朋友可以做到这一点，可是却很费功夫，不值得在这样的小事情上使用。那就等于不会有人用一支火箭放风筝一样。”

他提供了三个设想，我又考虑了一回，先说了我认为外星人不会对地

球人生命配额有兴趣的想法。

亮声笑：“对，地球人的生命配额对我们来说，确然没有甚么用处，不过”

## 六、古已有之

他突然住口，神情有点不好意思，我知道他接下来的话一定对地球人不是很恭敬，我挥了挥手：“但说无妨。”

亮声道：“不过如果有转移生命配额的方法，我们却极感兴趣，事实上，我们也正在研究这个方法，只不过到现在为止，还一点头绪都没有。”

我大是骇然：“连你们都没有头绪的事情，谁会先找到了方法？真是难以想像！”

亮声感叹：“天下之大，能人甚多。”

我道：“能人不会突然冒出来，除非来自天外，不然总有来龙去脉可循。”

亮声想了一会：“借你的电脑一用。”

我站了起来，作了一个手势，请他随便使用，而我则立刻走出了书房。我知道亮声要通过电脑和勒曼医院联络，其间可能不想有外人在旁，做人必须识趣才是。

我索性下了楼，斟了一杯酒，才喝了一口，就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汽车急煞的声音。我连忙打开门，只见一辆车子还差二十公分，就要撞在门上。

由于车子堵在门口，所以从车内出来的人，无法走进门来。此人反应甚快，只见他身子一耸，上了车顶，接着一个翻滚，滑过车头，就进了门。

我虽然早已看清来的是小郭，等他站定之后，我还是不免大吃一惊。

这时候已经快到天亮时分，都说在这时候，要是一夜没睡，脸色会很难看。

而小郭这时，脸色已经说不上是好看还是难看，因为他脸上的那种颜色，看起来根本不能称之为“脸色”！

他一站了起来，就双手一起抓住了我的手臂，用力摇着。看他这种情形，可以肯定他不会带来甚么好消息。

我顺手把手中的酒送到他的口边，他总算接了过去，一口喝乾。我拍着他的肩头：“别着急，没有甚么大不了，只不过是立体投影而已，相当于大型魔术。”

我开门见山，一下子就提出了这个关键性的问题。小郭打了一个突，张大了口。看到他有这种反应，我就知道他已经明白了我说的话。

过了一会，他要用手把张大的口合拢，面部五官才算是恢复了正常状态。

我这才问他：“有甚么坏消息？”

他先不回答，而是说了七八遍“立体投影”，越说神情越是古怪，说到最后，竟然哈哈大笑了起来。

随着笑声，他的脸上开始有了一丝血色，渐渐地，变成了两团红晕，不到两分钟，他还在笑着，可是已经满脸通红，看起来比刚才更为恐怖。

如果他是一个修习中国内家气功的人，在这种情形下，就会发生走火

入魔，不死也要重伤。就算他不是，这种情绪上的极度激动，也不是甚么好事。

我连忙把整瓶酒塞到他的手中，并且用力拍他的背部。

小郭先止住了笑声，才大口喝酒，可是仍不免呛得剧烈咳嗽，过了好一会，总算恢复了正常，可以说话，他指着我说，说的还是那四个字：“立体投影！”

我回答的也是这四个字：“立体投影！”

小郭双手抱拳，向我一揖到地：“本来我就佩服你，现在更加十倍你是怎么料到的？这是唯一解释，我可以肯定这一点！”

我奇道：“你凭甚么肯定？”

小郭又喝了一大口酒，他脸上的红晕显得自然许多，他把酒还给了我，在我喝酒的时候，他把何以肯定这一点的原因说了出来。

原来，他气急败坏冲到我家里，是来向我报告来自世界各地，他派出去的跟踪小组的跟踪结果。

结果十分可怕，这是小郭何以面无人色的道理。

所有的跟踪小组，遭遇都大同小异，在跟踪过程中，目标突然消失。

而且，消失的情形都很怪异。

有的是在市区，小货车忽然一个转变，穿过建筑物的外墙，驶了进去。有的是在郊区，小货车转弯驶出公路，在田野里消失。有的甚至于在隧道里面，小货车就穿过隧道壁，不知所踪。

情形和小郭的遭遇差不多，所有的报告都是如此，自然令小郭骇异莫名，不知道发生了甚么事情。

这也是他一听到我说“立体投影”，恍然大悟之后，忍不住哈哈大笑的原因。

他说了在各地发生的事，又大大地松了一口气：“我也曾作了很多的设想，越想越感到害怕，不知道是甚么力量在和我作对。我就没有想到是立体投影，当然只有这个可能，才会出现那样怪异的情形。”

我先声明：“这种情形是立体投影，不是我的设想。”

小郭一听，大是讶异，四面张望了一下，不见有人，他问道：“是谁的设想？”

我向楼上指了一指：“勒曼医院来了一个人，我称他为亮声先生，你虽然没有见过他，但应该对他有印象。”

小郭对我记述的故事，都太熟悉了，所以他立即道：“就是上次对你提起人的生命各有配额的外星朋友？”

我点了点头，小郭十分兴奋：“那样说来，一切全是勒曼医院干的好事了。”

我摇头：“不是，和勒曼医院无关。”

按着，我就把和亮声之间的对话，简略地向小郭说了一遍。小郭听得目瞪口呆：“那会是甚么人？”

我道：“他现在正在用电脑和勒曼医院联络，我相信这等于是他和所有在地球上的外星人联络，希望会有结果。”

小郭喃喃自语，有点失魂落魄。我提议：“就算肯定了是立体投影，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，我们不妨趁此机会，作进一步具体的设想。”

小郭伸手在他自己额头上敲了几下：“我想，进报馆去的三人小组真有

其人。”

我道：“那当然，立体投影中出现的人，不可能搬走一只铁箱，他们抬着铁箱离开了报馆，接着，讯号被切断——我相信，就在这时候，立体投影开始运作，跟踪者从那时候开始，看到的就是幻影，而那三个人，带着铁箱离开，摆脱了跟踪。”

小郭沉吟不语，显然他对我的推断，还有疑问。

我自己也知道这样的推断并不完整，例如，立体投影出现的时候，为甚么跟踪者会立刻被吸引过去，而放弃了原来的目标。

不等小郭发问，我先把这一点提了出来。

小郭摇头：“我在想的不是这一点——那只不过是转移注意力而已，普通魔术师就可以做到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他的说法。他又在自己的额头上敲了几下：“立体投影的理论，并不新鲜，提出来已经很久了——”

我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岂止理论，在实验室里已经试验成功。”

小郭道：“问题就在这里——至今为止，只是在实验室试验成功，并没有听说可以广泛使用。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：“生命配额的征求者，绝非普通人。世上有很多能人，走在时间的前面，像戈壁沙漠，他们在使用的新技术，就有很多是世人闻所未闻的。”

小郭想了一想：“这倒也是。可是难以想像，这放射立体投影的设备装置在何处？就算利用人造卫星，也无法同时在一百多个地方运作。”

我道：“如果是利用人造卫星，那倒可以想像——人造卫星转播平面投影，就是我们日常所看的电视，可以同时形成无数的画面，所以理论上来说，也不是难事。”

小郭苦笑：“是我把对方估计过低。失败，在大多数情形之下，并非给人打败，而是自己跌倒的。”

他忽然大生感触，我则在想对方是如何制造出立体投影来的——关于这些，我并不是专家，也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，所以我只是在想，在我知道的人之中，有谁是这方面的专门人才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

想来想去，除了戈壁沙漠之外，还有一个天工大王。戈壁沙漠已经参与了这件事，而天工大王自从上次《洪荒》那个故事结束以后，飘然而去，再要找他，只怕比去找那个征求生命配额的人更为困难。

我正在想着，楼上传来了亮声的声音：“卫君，可以肯定，立体投影的讯号发射，并非来自高空——也就是说，和任何人造卫星无关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走下来，走向小郭，伸出手来：“郭大侦探，幸会，幸会。”

小郭和他热烈握手：“事情有阁下参与，一定很快就可以水落石出。我不明白的事情太多，生命配额本来是由你们提出来的，没有道理你们对生命配额的研究，反而落在他人之后！”

我心中暗暗好笑，小郭在使用“激将法”——不知此法在外星人身上是否有用？

亮声瞪着小郭，大有中计的迹象——他很不服气地问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小郭挥了挥手：“显而易见，有人不惜大张旗鼓，征求生命配额，当然已经有了转移的方法，不然要来何用？”

亮声脸色不好看，闷哼了一声，并不回答。

小郭暗暗向我做了一个鬼脸，我忍住了笑，小郭的方法看来很有用。本来我以为亮声这个外星人，有能力知道他人在想甚么，现在看来，并非如此。至少，他就不知道小郭是故意在刺激他。

亮声来回走了几步：“其实，生命配额这回事，也不能说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，我们只不过用现代的语言具体解释了这个存在的事实而已。生命中一切活动，早经设定，千年以前，就有人提出。中国人所说的‘定数’就是。”

我大有同感：“中国人在这方面不但早已提出，而且也有很深入的系统研究。”

亮声点头：“可惜的是，系统太多，相互之间，不能互通，更谈不上互相参考，取长补短，不但各行其事，而且还要互相攻讦，偶有所得，又要保守秘密，所以研究一直停滞不前，而且又充满了神秘色彩，几千年来，失去了多少机会！”

我和小郭想起他说的情形，也不禁同声一叹。

亮声又道：“等到有机会发展系统研究的时候，偏偏又有一群所谓讲科学的人，努力反对这种伟大的发现，称之为“宿命”、“迷信”，对于前人的研究，非但没有发扬光大，反而一笔抹煞，真是不知所云，不知何时才可迷途知返。”

他忽然之间大发议论，很出意料。然而他所说的情形确然令人可惜，中国古代人对于生命历程的研究，确然远在现代人之上。

我道：“我相信中国古人曾经接受过外星人的指点，至少曾经接触过外星人留下的资料——研究地球人生命历程的资料。”

亮声沉吟不语，思索着我的话。

小郭双手挥动：“如果卫斯理的说法成立，那就说明有一些外星人对地球人生命的研究，达到了很高的水准。只不过不知道他们是甚么人，也不知道那是何年何月的事。亮声先生，阁下虽然也是外星人，但到过地球，研究地球人生命的外星人，来自许多不同的星球，只怕阁下也未必全知道！”

亮声摊开双手：“别说全知道，只怕连百分之一也没有！”

小郭向我望来，我明白他的意思——还是认为现在这件事和外星人有关。而我一直不同意他的看法，现在他用了我的话来证明他的观点正确。

我吸了一口气，缓缓摇头：“研究是一回事，真正采取行动，收买地球人的生命配额又是一回事，我还是以为外星人不会对地球人生命配额有兴趣。那对外星人来说，是完全没有用的东西。”

小郭没有和我争下去，亮声这才回应小郭刚才的话，他道：“勒曼医院虽然走在前面，但是另外有人走在更前面，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”

小郭疾声问：“会是甚么人？”

亮声的回答很有趣：“不知道。”

小郭声音苦涩：“线索中断，再也无从追究，看来这件事要变成无头公案了。”

我和亮声齐声道：“怎么会？”

小郭望着我们，我先道：“少说也有几十万人去应征，对方总要和应征者联络，也就是说，有几十万条线索可以追寻。”

小郭可能是沮丧太甚，所以连那样简单的事情都没有想到。此刻经我

一言提醒，他叫了起来：“真笨极了——应该也去应征，那就可以和对方有直接的联络了。”

我笑道：“那还不容易，在我们认识的人之中，必然有应征者在，且看征求者如何与之联络，就可以循这条线索追下去。”

小郭的样子，看来像是恨不得一头撞死，他长叹数声：“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！”

亮声大笑：“你用错成语了——应该说：‘一子错，满盘输’才对！”

小郭瞪大了眼，可是他的确用典不当，只好无可奈何，我也忍不住笑使用地球人的语言，小郭反倒不如亮声，由此可知他思绪之紊乱。

当下，亮声道：“我们去追查谁在收购生命配额，有了结果，立刻和你联络。”

小郭不甘示弱：“大家一起查，保持联络。”

亮声点了点头，走向门口，在门前，他停了一停，转过身来，神情严肃：“这件事，很有点古怪——”

他说到这里，欲言又止。

我道：“虽然我们并非同类，却是朋友，有话只管直说。”

亮声点头：“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——这件事，看来好像不着边际，可是实际上关乎人命，对方目的如何，不得而知，两位行事千万小心则个！”

他如果说到这里为止，也不会有小郭后来激烈的反应。

我猜想他始终对地球人行为的复杂性了解得不够透彻，所以不懂得在很多情形之下，话只说几成就够了，不必说到十足。

他唯恐我们不明白，接着又道：“最好不要轻举妄动，若是感到自己力有未逮，不如按兵不动。”

我绝对可以肯定，亮声的话虽然听来太直接，但是他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——连他也不知道对方是何等样人，而隐形的敌人最可怕，所以他才一再提醒我们。

然而，他的话在才受了重大挫败的小郭听来，就变得刺耳之极。小郭闷哼了一声：“你算是在警告我们？”

亮声仍然听不出小郭语气不善，他回答道：“忠告！”

小郭脸色难看，连连冷笑，亮声还想说甚么，我连忙打岔：“你刚才说你们对生命配额的研究一点头绪也没有，那未免令人难以相信——多少总有一点成绩吧。”

亮声听了，一脸苦笑：“真是一点头绪也没有。”

我现出不相信的神情，亮声道：“我们建立了生命配额这个概念，当然也会想到将它转移，可是我们却找不到生命配额在甚么地方。”

我不明白：“甚么叫生命配额在甚么地方？”

亮声解释：“就是不知道生命配额藏在身体的哪一个部位——不能把它找出来，当然也就根本谈不上转移。”

我问：“你的意思是，生命配额的情形，就像人的思想一样——明知它的存在，可是却不知道它存在于何处。”

亮声又点头，又摇头：“情形类似，可是更糟糕，人的思想，至少知道存在于脑部，而生命配额究竟在哪里，却不知道。”

我感到骇然：“总也是在脑部吧？脑部是人体中最复杂的部分，我相信生命的一切组成部分，都在其中。”

亮声摊了摊手：“我们也假设如此，可是还没有任何发现。”

小郭冷冷地道：“我也不以为你们已经找到了思想确实存在于何处。”

亮声望了小郭一眼：“确实知道思想存在于脑部，因为可以从脑部测试到思想波，然而‘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’，具体的所在，还在努力寻找。”

小郭没有再说甚么，亮声向他伸出手去，小郭握得并不起劲，和才与他相会时的热烈大不相同，前恭而后倨之至。

我送亮声出去，小郭没有跟出来。亮声压低了声音，悄悄道：“郭大侦探好像不是很高兴？”

他总算不是完全没有感觉，我就把小郭不高兴的原因和他说了一下。亮声大是不服：“我才来的时候，你教训我说话要有甚么就说甚么，我照你的吩咐做，怎么又得罪人了？”

他这几句话，说得我哑口无言。我的确曾责怪过他说话吞吞吐吐。我想了一会，苦笑道：“人类行为太复杂了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教你才对事实上，很多地球人，包括我在内，也不知道该如何处世。”

亮声叹了一口气，喃喃自语，说了两句我听不懂的话，猜想不是甚么好话，用的当然是他那个星球的语言，我自然没有那样笨去追问这两句话的内容。

送走了亮声，回到屋子里，小郭兀自愤然：“这家伙太小看我们了，我一定要先他一步，找到那应征者。”

也谈不上为了甚么，我有强烈的感觉，感到事情会有意料之外的困难。当下我没有说甚么，只是嘱咐小郭要小心，并且多多和我联络。

小郭告辞离去，事情到这里，是一个小段落。

别的故事，事情虽然也分段落，可是一个段落和另一个段落，总是可以衔接起来，中间不会相隔很久。

可是，这次却是例外。

自从那天之后，事情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，没有了下文。

小郭离去后，果然努力去追查那刊登征求启事的人，动员了一切他可以动员的力量

那也就是说是全世界有资格的私家侦探的一次空前联合大行动，从格陵兰到雪梨，从杜拜到都柏林，都有小郭的同行在努力。

可是一天又一天，事情胶着在那里，一点进展也没有。那应征者像是根本不曾出现过一样。

戈壁沙漠致力于寻找当晚干涉讯号的来源，也是一无所获。

十天之后，每天都和我有电话联络的小郭，又找上门来，脸色像是经过死人化妆师精心修饰过一般，没有一丝生气。

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，在这十天中，白素和红绫出现过。她们有事情和我商量。事情和《原形》这个故事有点关系，还是她们在那个神秘的鸡场所追查的事。

那事情之古怪离奇，简直超乎想像之外，她们在过程中遇到了困难，找我来商量，是理所当然之事。

这件事，开始只有她们二人在处理，后来我也参加进去。不过整件事和现在在叙述的故事一点关系也没有，所以没有必要在这里交代经过。我会尽快把它记述出来。

现在要说明的是，在找寻应征者没有结果的很长一段时间中，我另外

有事情在进行。

当然，我也和她们讨论了我这里发生的事。她们的意见，并没有新意也是认为有人找到了生命配额转移的方法，所以才高价收购，那是某种程度的收买人命。

我特别问了红绫的意见，想知道在她的知识范围内，能提供甚么新的见解。红绫在想了好一会之后，给我的答案是摇头。

不过她倒很同意我的意见——认为地球人的生命配额对外星人并无用处，最感到需要越多越好生命配额的人，是陶启泉、大亨那一干豪富。红绫说，也有可能外星人想通过他们来控制人类，用生命配额来利诱他们。

我听了红绫这个意见之后，笑道：“你这个设想，大有温宝裕风格外星人用这种方法来控制人类，未免太迂回曲折了。”

红绫也笑：“那就当我没有说过。”

和白素与红绫的讨论，对事情的进展一点帮助也没有。

当小郭每天和我电话联络时，我听到他的声音越来越是沮丧，我就感到很奇怪——不但不应该没有线索，而是应该线索太多，有上百万应征者可藉查询，怎么会一无头绪？

而当他找上门来，我看到他脸色那么难看时，我才知道事情真有出乎意料的严重。

小郭进来之后，软瘫在沙发上，出气多，人气少，半晌不说话，只是乾瞪眼。

看到他这种情形，我不禁啼笑皆非。我知道事情一直没有进展，确然令人沮丧，但也不至于这样子。

我别想劝解他几句，他突然开口：“会不会是你那个声明坏了事，以致我甚么也查不到！”

我又是愕然，又是生气：“你在胡说甚么！”

小郭提到的那个“我的声明”，我在前文曾经提及——目的是为了要应征者明白到出让生命配额和自己的寿命有关，要郑重考虑，不可轻举妄动。

在声明中，我详细说明了生命配额对人的重要性，同时也表达了我的意见——总结了征求者刊登以来，我和许多人讨论的结果。这篇声明，刊登在所有曾经刊登征求启事的报纸上，希望所有应征者都可以看到。

刊登的费用，当时的小郭拍胸口：“登上三天，费用我出。”

我说：“一天就好——我们也是尽人事而已，只怕言者谆谆，未必有人肯听。”

决定了之后，声明在前几天见了报。我还以为陶启泉会向我抗议，认为声明坏了他们的好事。

却不料陶启泉他们那边一点反应也没有，小郭倒反而责怪起我来了。

当下我沉声道：“此话从何说起？”

小郭道：“人人都珍惜自己的生命，声明令他们害怕，所以人人——”

## 七、沉重打击

我不等他说完，就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声明只会使人不去应征，绝不会

使你达一个应征者也找不到，你只要稍微想一想，就可以明白，不要胡乱找理由！”

小郭哭丧着脸：“可是我想破了头，也想不出为甚么连一个应征者也找不到——那上百万人，都去了哪里？”

这件事，的确怪之极矣！

本来，我们都以为要找应征者再容易不过，找上一千几百都不成问题，可是事实却是小郭已经花了整整十天时间，却达一个应征者都没有找到。

我绝不认为小郭使用的方法有问题——他的方法很正确，先是广泛地通过各种途径，接触了許多人，询问他们是不是曾经应征。

在没有结果之后，小郭利用了刊登我那个声明的机会，在声明之后，呼吁应征者和他联络，并且许以一定的好处。

所以，到现在为止，竟然达一个应征者也找不到，那真是没有道理之事。

怪只怪我们当初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——要不然，从报馆里拿几百封应征信出来，是轻而易举之事。

知道了哪些人会去应征，就可以在他們身上追查征求者的下落。因为征求者和应征者一定会联络。

现在事情最古怪之处，并不是征求者从此音讯全无——若是那样，事情还容易解释，可以当作征求者忽然改变了主意，对生命配额不再有兴趣了，那么事情也就不了了之。可是现在情形是没有人承认自己是应征者。

估计各地报馆收到的应征信超过一百万封，可是经过十天努力，一个应征者也找不到，这其中有甚么文章在，实在令人难以想像。

在小郭没有上门之前，我已经就这个问题作了许多设想，这时我把其中最有可能的一个提了出来：“会不会征求者已经和所有的应征者取得了联络，要求所有的应征者保守秘密，所以才有现在这种情形出现。”

小郭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三天没有喝水，乾涩无比：“用甚么方法可以一下子联络过百万人？”

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。

小郭又道：“用甚么方法，可以令过百万人，那样听话，保守秘密？”

我也无法回答这第二个问题。

小郭再问道：“应征出让生命配额，又不是犯法的事情，为甚么不能让人知道？”

这个问题，我倒也可以回答：“问题不在于应征者，而是通过应征者可以找到征求者。”

小郭现出一副“那还用你说”的神情。我继续道：“现在这种情形，就是把我們追查的线索完全掐断，那是征求者不想有人追查的缘故。”

小郭焦躁起来：“这些我全知道，问题是他如何会做得那样好，那样成功！”

我只好苦笑——这个问题，后来当然有了答案，可是在当时却是一点头绪他没有。

在这里，我要加插一件后来发生的小事，以说明在想问题的时候，往往会忽略了最简单的一方面，而偏向于复杂的那一面去想，越想越不通，这种情形有一个专门名词来形容，曰：钻牛角尖。

那件小事是：不久之后，温宝裕也来讨论这件事，他并不感到十分古

怪，他的说法很有趣。

他说：“写信去应征，为了金钱而出卖生命，虽然并不犯法，可是也绝不光彩。请问两位，如果你们做了应征者，有人问起，你们会不会承认？”

这个问题，问得我和小郭面面相觑。我们并不是答不上来，回答很简单，在绝大多数情形下，会加以否认。如果是陌生人来问，那更是百分之百不会承认。令我们发呆的是，那样简单的一个道理，我们竟然会没有想到！

温宝裕见问倒了我们，大为兴奋，接着又大发议论：“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出卖灵魂，可是不论你去问甚么人，就算问上一百万个，也不会有一个人肯承认。”

温宝裕这个比喻，说它恰当，听来却又很古怪；说它完全没有道理，却又难以反驳。

这是典型的温宝裕作风。

呆了片刻，小郭才道：“那不能相提并论，所谓出卖灵魂，那是抽象的，而且在道德规范上是一种罪恶，所以才不会有人承认。”

温宝裕大摇其头：“出卖灵魂是抽象，出卖生命配额何尝不是，生命配额和灵魂同样抽象。看不见，摸不着，可是又的确是一个存在。为钱出卖灵魂固然卑鄙，为钱出卖生命配额也决不高尚，加以隐瞒，人之常情。”

我道：“你的说法，可以成立，不过不可能是全部原因，因为应征者人数太多，不可能所有人想法一致，总有一些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的人在。”

温宝裕对答如流：“现在，还没有人获得实际的利益。当有人因此获利之后，就会有人承认，并且认为光荣之至。现在可以看到多少人在出卖尊严，出卖人格，在强权势力面前，表现得像一条爬虫，却还恬不知耻地洋洋自得，就是他们已经得到了强权势力的赏赐之故。”

我和小郭都为之皱眉。温宝裕的话，固然有理，不过却离题远了。

接下来，温宝裕一发不可收拾，又发表了许多议论，都和故事无关，不去提它。

那天，我和小郭得到的结论一致：除了等待和继续寻找应征者以外，无事可为。

过了两天，戈壁沙漠来电话，声音听起来很苦涩，表示他们对这件事无能为力，心里很难过，要去找天工大王协助，而天工大王行踪何处，无从捉摸，所以他们此去，不知何年何月方能回来，云云。

我想劝他们不要去，可是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才好。他们和小郭一样，因为挫败而情绪陷入低潮，要是不能克服，他们将会对生活失去信心，那是一件极其可怕之事。所以他们要做甚么，只好由得他们去做。

这件事，竟一下子打败了小郭和戈壁沙漠，真是始料不及，连我也不免受了影响，情绪低落。幸好白素和红绫那边发生的事，我很快就参加了进去，也就把这件事搁到了一边。

当时我的想法是，此事勒曼医院必然会彻查，他们神通广大，一定比我们更容易有结果。我和亮声有约，互通消息，大可以坐享其成。

却不料接下来的三个月，除了小郭和我联络，只要我没有出门，他也常来找我之外，勒曼医院方面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而戈壁沙漠更如泥牛入海，全无音讯。

小郭的情形，一次比一次坏。到了三个月之后，他虽然还不至于形销骨立，可是看来体重至少轻了十五公斤。我看他还是愁眉苦脸，就打趣他：

“阁下近来正在勤练‘黯然销魂掌’吗？”

他嘴角掀动了一下，如果那算是笑容的话，简直比哭还要难看。他也不说话，双手抱头，坐了下来。

我承认三个月来，连一个应征者也找不到，是极其沉重的打击，所有可以劝慰他的话，我全部说完了，再重复一遍，也没有意思。所以在我们两人之间，就出现了沉默。这种情形，在我们相识以来，可以说没有发生过。

这时候，白素和红绫的那件事，反倒已经到了尾声，红绫和白素正在远行，以结束整件事。

而我们这件事，却像是陷入了绝境，再也没有任何发展的可能。

然而事情往往就在最糟糕的时候，会有转机，所谓“否极泰来”和“绝处逢生”等等的词句，都是形容这种情形的。

那天，就在我和小郭相对无言，情绪低落到了连喝酒都没有兴致时，忽然门铃响起。

我甚至懒得去开门，任由它响。

门铃的声音，设计的是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开始的那四个音符。据说，那象征命运之神在叩门。

还是小郭先道：“去开门吧。”

我没有行动，只是懒洋洋地道：“你去，或许命运之神能改变你的命运。”

小郭也不动，只是扯着嗓门叫：“谁啊？”

他一叫，门外还没有反应，倒把老蔡叫了出来，我向老蔡打了一个手势，老蔡嘀嘀咕咕，不知说些甚么，走去开门。门一打开，就听到有女声问：“卫斯理先生在家？”

我知道老蔡耳聋，必然听不到对方的话，同时我也听出了那是朱槿的声音。想起朱槿和大亨的关系，以及她的背景，我更提不起劲来。

我懒得出声，向小郭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他打发来人。小郭大声道：“他叫我说他不在！”

我也没有责怪小郭这样说，因为我明知朱槿既然找上门来，我想不见都不可能。

小郭的话才一出口，就又听到了另外两位女子的声音，其中一个发出了一阵悦耳的笑声，另一个则道：“卫先生为何拒人于千里？”

我辨出那笑声是水荭所发，水荭自从上次和豪富陶启泉见面之后，两人立刻打得火热。陶启泉最喜欢娇小玲珑的女性，以前也曾有过不三不四的情妇，那些女人当然无法和水荭相比，所以陶启泉如获至宝，肉麻当有趣，称水荭为‘我的小妖精’。

这种事，本来与我无关，可是找上门来，我当然有权表示不欢迎。可是另外一个女子，却和朱槿、水荭不同，不属于我不想见的那一类。

这一位女子，原来的身分和朱槿、水荭相同，且是她们的“大姐”，后来，在她身上有奇异之极的遭遇，使她有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脱离了“组织”。

这个女子，在我所遇见过，甚至是听说过的奇人之中，绝对可以排名在前三名之内。

她的身体里，曾经被植入超微型核子武器，威力足以毁灭一个中型城市，而这在她体内的核武器，竟然由她的意念来控制。也就是说，她想要爆炸，爆炸就会发生。

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武器了。

而她后来的际遇更奇，一个“活了”的机器人，居然爱上了她，几经曲折，和所有神话故事一样——从此他们快乐的生活在一起。

那个自称为“新人类”的机器人，就是康维十七世。

这一切，都在原振侠医生的故事，和一些我的记述之中，在这里略提一下，是想说明她的情形，和朱槿、水荭有所不同。

她的名字是柳絮。

就算我不想见她，我也想知道康维十七世的近况，因为这个机器人奇上加奇，简直难以形容，也无法用简单的方法来介绍，好在他和这个故事关系不大，可以暂且不理。

当下我站了起来：“请进！”

三个各擅胜场的美女，应声而入。从她们走进来的先后次序，就可以看出她们心思慎密——她们知道我对朱槿、水荭不是很欢迎，可是对柳絮却大不相同，所以柳絮走在最前面。

她们三人全都是满面笑容——笑容本来就是人类表情之中最可爱的，出现在美丽的女性脸上，更是看来令人赏心悦目，就算心情不好，也会立刻神清气爽。

柳絮先开口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大胡子问卫先生您好。”

她再说了之后，还深深鞠躬，朱槿和水荭也跟着行礼。常言道：伸手不打笑脸人，何况柳絮口中的“大胡子”就是康维十七世——这个外星机器人完全依照地球人的外型，是一个身材魁伟的大个子，长着大胡子。

我忙道：“谢谢，他怎么样，在忙甚么？”

柳絮道：“他很好，我本来要拉他一起来，可是他说：你有事去求卫斯理，他一定肯答应帮助，不必我去。要是他拒绝了，我再出马不迟。”

我一面听，一面暗暗称赞她说话之聪明——她分明是有事来求我，本来，上山打虎易，开口求人难，可是她神轻轻松松就把话说了出来，而且话中有套，令我无法拒绝。

她如此工于心计，我倒不能令她一下子就达到目的。我闷哼了一声：“言重了。”

身形娇小的水荭走前一步，笑嘻嘻道：“大胡子姐夫真是那样说，我在一旁听到的。”

我冷笑道：“别说大胡子神通广大，就你们三位已足以翻江倒海，我想不出会有甚么要我帮忙之处。”

水荭眉开眼笑：“怎么会没有？江湖上人人都传言道：天上神仙有难题，来找人间卫斯理！”

这小妖精滑头滑脑，精灵无比，我明知她这些话是现编出来的，可是“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”，听了倒也并不碍耳。

我又哼了一声：“居然押韵！”

水荭立刻向我行了一礼，大声道谢。朱槿看我神情已不像刚才那样冷淡，她也开口道：这件事，除了卫先生你之外，只怕无人可以相助——大亨他怕碰钉子，所以不敢来。”

我心中大是奇怪——她们说话绕着弯子，本来我不知道她们的来意，可是这时朱槿这句话一出口，我就立刻想到：莫非她们正是为了生命配额的事情而来？

我正在疑惑，水荭已经抢着道：“他也是一样，他说：老朋友了，可以不去惹他生气，就最好不要去。”

水荭口中的“他”，当然就是她的相好陶启泉了。由此可知，她们真是为生命配额之事而来的。

朱槿和水荭代表了陶启泉和大亨，这可以理解。我相信她们可能更负有任。为手握重权的老人家寻找生命配额，从来帝王比常人更怕死。

可是我不明白柳絮是代表甚么人而来的。康维十七世虽然是一个机器人，但也属于外星人的范围，我的想法不变：地球人的生命配额，对外星人并无用处。

我在这样想的时候，目光注视着柳絮，柳絮、朱槿、水荭她们这一干人，全是名副其实的水晶心肝琉璃人儿，鉴貌辨色，善解人意之至，柳絮一下子就从我疑惑的目光中，知道了我正在想些甚么。

她笑了一下：“那是大胡子的意思，他说，我们要天长地久在一起，我的生命太短促，所以如果有可能增加生命配额，他会尽他所能来为我争取。”

她这几句话，不但回答了我心中的疑惑，而且言简意赅地说明了她们的来意。

我大是骇然。她们全在努力寻找生命配额，这并不意外，叫我吃惊的是：她们全都找到我这里来了！

可怜我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正和小郭两人在发愁，如何还能提供甚么帮助给他们？

我挥了挥手，来回走了几步，这才道：“你们怎么到现在才来找我？”

三人一听，居然大为紧张，齐声道：“我们来迟了？”

我忙道：“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她们用疑惑的眼光望着我，我想了一想，才道：“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们对生命配额有兴趣，不应该从现在开始，应该早就注意到了。”

三人争着道：“我们确然早已注意，而且一早就已经有了部署。”

我和小郭互望了一眼，对她们的话大感兴趣。这时候我才把小郭介绍给她们。三人嘴甜，一轮客套话把小郭听得脸上阴霾去了一半。

我道：“先别说捧场话，且将你们从甚么时候开始注意，又如何部署，有何结果，一一道来。”

我在这样说的的时候，怕她们要我先说我对这件事已经有了甚么结果。如果她们提出了这个要求，那我就会十分尴尬，因为几个月来，我一点结果都没有。

想不到她们十分爽快，二话不说，就回答了我的问题。这令我很是感动。其实这也是她们的聪明之处，她们来寻找我的帮助，当然先要令我对她们有好感。

她们三人说话很有条理，所以几分钟之内，就把事情的经过，说得清清楚楚。

原来和陶启泉、大亨那一干豪富，从那征求启事一出现就注意一样，那批已经风烛残年，行将就木的老人，也像是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一般，认为他们如果得到更多的生命配额，就可以更长久地坐在权力的宝座上。

这样的想法其实很正常。看到了征求启事，谁都会想到一定是有了生命配额转移的方法，也就自然而然想从中获益。那干豪富如此，在权力宝

座上的人也如此。

那干豪富第一步措施就是来找我，权力老人明知道我对他们绝无好感，所以不来碰钉子。

他们虽然也因为征求启事上提到了我，而认为事情和我有关，但是决定不到逼不得已的关头，不来找我。

他们自己采取了措施。这措施说穿了很简车，可是却连那一干豪富都想不到——豪富只想到用钱去购买生命配额，而权力老人却运用了他们的权力，选择了接近一千人写信去应征！

当我听她们三人讲到这里时，我不禁长叹数声——其中过程，我可想而知，而近千人在经过动员之后，一定相信自己愿意献出生命配额，也是为了国家民族，而不知道只是饱了少数人的私欲！

我冷冷地道：“好办法！有权比有钱好，自古已然，却不料原由于今尤烈！这些人一定感到光荣，因为权力中心把那样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他们。”

我说话并不留情，尽情讽刺，小郭几次想打断我的话题，我都不加理会。

我明白小郭的心意——他用尽方法，连一个应征者都找不到，令他彷徨之至。

这种情形，怪异莫名，都以为无法再追寻下去了。如今忽然知道有那么多的应征者在，自然值得高兴。小郭唯恐我得罪了她们，她们拂袖而去，那又不知道从哪里再去找应征者了。

等我说完，三人的笑容始终那样甜蜜和自然，好像我说的事与她们完全无关。

柳絮淡淡地道：“或许是——那不是问题的中心。”

我作了一个手势，请她们继续说下去。

权力中心对于生命配额可以转移这件事，其热衷的程度，绝不在那一千豪富之下。他们甚至于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，处理此事。朱槿在这个小组中，担任了重要的角色。

通过朱槿，权力中心和一千豪富联系在一起——他们本来就有着许多共同利益，但从来也没有一次比这次的利益更一致。

这当然就是陶启泉、大亨他们再也没有来找我的原因——豪富们一定认为权力中心比我更有办法。

听到这里，我感到她们的话很坦白，不像有甚么隐瞒之处，可是我不明白她们为甚么终于又来找我。

我一面思索，一面不动声色听她说下去。

她们一再强调，奉命去应征的那些人，绝对忠诚可靠，不会欺瞒组织。这一点，本在我的意料之中。

然后，他们就等待征求者的联络。

权力中心的几个主要人物，会召集专门小组训话，要小组把这件任务放在一切工作之上，同时也通过权力中心向各级组织发了绝密文件，要各级组织协助专门小组工作。

听到这里，我又忍不住讽刺：“真是倾力以赴——你们已故最高领袖不是曾经说过，要‘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’吗？怎么全都忘记了？”

朱槿叹了一口气：“卫先生，我把一切发生的事全部告诉你，如果你认为有些事你不喜欢听，是不是要我将其略去？”

这两句话很是厉害，给我一个软钉子碰——因为是我一开始就要她把全部经过告诉我的。

不过我也不会怕她——她们并不知道我这里正一筹莫展，所以她们还有求于我，在她们不知道我的底细之前，我就占着上风，没有必要接受她们的“钉子”。

所以我立即冷笑一声：“我听到了不喜欢听的话，自然会有反应，和你说不说没有关系。倒是如果我说了甚么，你们觉得刺耳，大可不听，只管请便。”

我的话，说得很不客气——后来小郭对我说：要是她们一生气走了，我会把你掐死！

当时我也曾想过这一点，不过我知道这三位女将，绝对不容易应付，不能有任何机会给她们占上风，要不然以后麻烦更多，所以必须坚持。

在我说完了这番话之后，有大约数秒钟的沉默，朱槿低着头，样子像一个受了责骂的小孩子。柳絮想说甚么，可是嘴唇掀动，却没有出声，显然是怕说错了甚么，惹我更生气。水荭却笑嘻嘻，一副看热闹的神情。

过了一会，朱槿才抬起头来，低声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那样说。”

我挥了挥手，摆出一副“大人不计小人之过”的姿态。

又是后来，小郭说起当时他的感受，说他两手捏着冷汗，看我针锋相对，不肯让步半分，心里焦急得如同滚油煎熬一般。

我自己也知道我摆的是空城计，但当时情形却非硬撑下去不可；若是让她们知道了在我这里将一无所获，她们就不会把经过情形告诉我。

我的态度越是强硬，她们就越是以为我有恃无恐，也就不会隐瞒他们做过甚么。

朱槿的神态很快就恢复了正常，像是甚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，继续说下去。

专门小组的工作，进行得十分认真，他们通过了原有的分布在世界的特务网路，监视各间刊登了征求启事的报馆——当然也知道了在每间报馆都有一个铁箱，是放置应征信之用。

听到这里，小郭已经有点坐立不安。

我也隐隐感到事情不妙，因为同样的工作，小郭也进行过。

## 八、暗流汹涌

小郭的监视工作，在进行过程中，完全不知道另外有人也在进行同样的监视。若是朱槿他们的专门小组，也并不知道同时有小郭在采取同样的行动，那还不怎么样——这表示双方面都同样大意。

如果小郭不知道专门小组的活动，而专门小组对小郭的活动却一清二楚的话，那么在监视行动上，孰优孰劣，任何人都可以知道，这对小郭来说，会是难以承受的打击。

我正想向朱槿打眼色，要她在这件事上不必说得太详细，可是小郭已经惊叫了起来：“你们知道我也派了人在监视？”

小郭一出声，朱槿就向他望去，自然也就看不到我的眼色，所以她立即点了点头：“是。”

而在这时候，柳絮和水荭却看到了我的眼色，她们二人抢着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双方同时出口，一方承认，一方否认，场面变得很滑稽，可是却没有人笑得出来。

小郭当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刹那之间，他脸上血色全无，双眼发定，身子颤抖，样子可怕之极。

我忙道：“你行事光明正大，旁人偷偷摸摸，当然你在明人在暗，不算是甚么！”

小郭望了我半晌，喉间发出了一阵“咕咕”声，还是说不出话来。

看到他这种情形，我真恨不得给他一巴掌，感到受了打击，这很正常，可是也不用像是世界末日一般。而且他也不想一想，朱槿她们自己找上门来，由此可知她们的行动，一样没有结果，大家都是失败者，有甚么好难过的。

当着三人，我当然不能骂他，只好狠狠瞪了他一眼。

小郭失魂落魄，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做了些甚么，水荭却忽然一拳打在小郭的肩头上。别看那是粉拳，可是力量显然不轻，打得小郭身子一震，总算回过神来。

水荭笑嘻嘻：“郭大侦探，你怎么啦？”

我恐怕小郭一开口，就泄了我们的底，所以抢着道：“他有些行动，不想让别人知道，如果专门小组的行动，包括刺探他的秘密，他会十分反感。”

三人互望了一眼，同时摇头。朱槿道：“我们只知道除了我们的人之外，还有一些人在作监视工作，郭大侦探的人马，只是其中之一，我们对郭大侦探的秘密，一无所知，也根本没有兴趣。”

这时候小郭已经定下神来，他知道自己差点误了事，所以连连摇手：“没有事，我只不过忽然想起了一些不相干的事情，请继续往下说。”

我听了朱槿的话，更是大奇，忙道：“还有些甚么人在进行监视工作？”

本来，我以为在进行监视工作的只有小郭部署的人马。在知道了有朱槿他们的专门小组之后，已经是一个大大的意外。如今听朱槿说，还有别的人，也在进行监视工作，这更是我们未曾料到的事情，所以我才急忙相问。

朱槿立刻给了我回答。在听了她的回答之后，我和小郭，目瞪口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心中的懊丧，难以形容，我们行事居然如此疏忽大意，如此自以为是，遭到失败，实在是理所当然之事！

朱槿说的是：“太多了，我也只能说一个大概。”

单是这一句话，已令得我和小郭如同被一盆冰水兜头淋了下来一般。

朱槿接着道：“有日本、韩国财团的人，有阿拉伯世界的人，有亚洲石油产地的人……总之，可以说是世界豪富的总动员，还有各国政府特殊部门人员，至少有超过三十多个国家派出了他们的精锐特务……”

我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朱槿不必再举例下去。

这时候我知道自己的失策，简直不值得原谅。小郭当然也有同样的感觉，而且比我强烈十倍。他大叫一声，跳了起来，向外就冲，到了门前，竟然“砰”地一声，在门上重重撞了一下，然后才打开门，冲到了外面。

他顺手关了门，所以不知道他在外面做些甚么。

朱槿等三人面面相觑，不知发生了甚么事情。我犹如哑子吃黄连，有苦自家知。

一时之间，朱槿也不知道是不是继续往下说。

在各人沉默之中，我心念电转，在心中连连叹息。我竟然以为对生命配额有兴趣的只是陶启泉他们那一干人，真是幼稚之至，大错而特错！

要知道，生命配额等于生命，用钱去买生命配额，等于用钱去买生命而可买，全世界的有钱人，焉有不争先恐后，抢着去购买之理？

那征求启事既然在全世界范围内刊登，自然也吸引了全世界范围内的豪富和有权者的注意，甚至于不是豪富，只要想自己活得更久的人，一样会为之心动，想要把他人的生命配额转移到自己的身上。

这个征求启事给人的印象是：生命配额可以转移，这才是那么多人被深深吸引的原因。

表面上看来，大家对这件事还有所怀疑。生命配额毕竟是虚无飘渺的东西，是不是存在，尚且没有定论，能否转移，当然更是疑问。

由于这件事的吸引力实在太强烈，简直无可抗拒，所以有能力的人，尽管不是十分相信，甚至于根本不相信，也不肯放过，以防错过万一的机会。

其中倒只有勒曼医院，相信我去进行，等于他们自己一样，所以才没有凑热闹。

这种情形，倒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的想法：外星人对生命配额没有兴趣。

接下来我想到的事，令我不由自主生出了一股寒意。我想：如果生命配额真能转移，那么世界将会产生甚么样的混乱？现在世界上由金钱产生的混乱，将被替代。生命配额会成为新的抢夺目标。

在抢夺的过程中，会有多少丑恶的手段被使用，只怕远在抢夺金钱的过程之上，令人不敢深一层去想。单是接触到这一问题，就不寒而栗！

朱槿鉴貌辨色，多少料到发生了甚么事情，她试探着问：“卫先生是不是事前没有想到这个征求启事会引起那样广泛的注意。”

我不得不承认：“是，想不到会如此轰动。”

朱槿道：“应该说：暗流汹涌。因为谁都没有结果，所以明斗还没有开始。”

我思绪本来十分紊乱，听得朱槿这么说，我精神为之一振，同时我也想不通以他们可以动员的人力物力，怎么会没有结果。

我先向她们作了一个手势，然后大踏步走到门口，打开门，看到小郭双手抱着头，在不断重重顿足，以发泄他心中的难受。

我走过去，用力在他肩头上拍了一下：“快进去，听她们说失败的经过。”

小郭抬起头来，神色茫然。我压低了声音，又道：“沉住气，听她们说，全世界都没有结果。且听他们是怎么样失败的，也好借镜。你这样垂头丧气，她们看得不到好处，就甚么也不肯说了！”

小郭咬牙切齿，点了点头。总算多年来经过不少大风大浪，当我和他并肩走进的时候，看起来就像是没事人一样。

进了屋子，我也不说甚么，只是向她们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她们继续说下去。

朱槿继续所说的经过，我和小郭越听越奇。其经过情形，和小郭跟

踪那小货车，目标在中途不可能的情形下消失一模一样！

朱槿而且说：“在世界各地，据我们了解所得，情形大抵类似，真是怪不可言！”

她在这样说的时侯，兀自神情疑惑，而柳絮和水荭也是一样。

我心中暗暗好笑。这件事，我也曾百思不得其解，后来和亮声讨论，得到了他的提点，才有了一个可以接受的假设。

我装模作样的笑了一下：“以你们人才之鼎盛，应该已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？”

三人神情苦涩，一起摇头：“作了无数设想，没有令人可以接受的。”

我显得很悠然，缓缓地道：“有没有想过根本没有跟踪目标。所有监视者追逐的都只是虚像。”

这三位女将，果然非比寻常，有极之灵活的头脑和丰富的想像力。

我才说到这里，她们就跳起来，其中柳絮的反应算是最温和的了，尚且不免双手挥动，张口结舌，说不出话来，水荭则至少翻了三个筋斗。

混乱了一阵子，朱槿才道：“虚像！天！我们怎么想，也想不到这上头！”

当她这样叫嚷的时候，柳絮和水荭连连点头，同时向我望来，眼色之中，大是钦佩。我心中暗暗惭愧。这并不是我的设想，而是来自勒曼医院的外星人亮声告诉我的。

当时，我只好装糊涂，还要摆此一副“你们到现在才想到”的神情，道：“立体投影虽然决不普遍，可是在实验室之中，早已成为事实。这次所有的跟踪者都被愚弄，就是因为想不到这一点的缘故。要不然，虚像看起来再真实，也毕竟是虚像，可以看出破绽，当场揭穿。”

我说了之后，她们三人开始了急速的讨论，她们只不过花了十来分钟的时间。而我这个旁听者，已对她们的推理能力，佩服之至。

她们的讨论之中，解决了我心中的一个疑团。

我认为立体投影的假设可以成立，但是就算有人已经可以完全掌握这种新技，并加以运用，我还是不明白造成立体投影的讯号，发自何处。

我曾自然而然想到，那是通过人造卫星发出来的，可是却又难以想得通。

她们在讨论中也很快就说到了这个问题，讯号发自人造卫星的想法首先被提出，但立刻遭到否定，接着，又有几个假设提出来，也都不能成立。

柳絮忽然用力一挥手：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其后。”

我一听她引用了这一句成语，恍然大悟。我又把一件其实是很简单的事复杂化了，钻了牛角尖。

有了柳絮的提示，问题立刻明朗。何必动用到人造卫星那样大阵仗，只消有一辆车子在附近，随着跟踪者的车子移动，发出讯号，就可以达到目的！

我向小郭望去：“当晚，你在跟踪那小货车的时候，可有注意到后面有甚么奇形怪状的车子？”

小郭苦笑道：“当时我只注意前面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现出十分难过的神情。好的跟踪者当然要耳听八方、眼观四面，他做不到这一点，那是他的错失。

这三位女将当真机灵至于极点，我因为一时高兴，问了小郭一句，小郭只回答了半句，可是就在这一问一答之间，我的装模作样就露出了破绽。

我猜想她们立刻知道了我这里其实甚么成绩也没有，不过她们还很客气，并不直言揭穿，只是委婉地道：“我们已经说了很多，是不是卫先生和郭大侦探也说一说？”

我心想，再装下去，也不是办法。

在这件事上，免不了和他们合作。双方合作，贵乎坦诚，偶然耍些小手段，也应该适可而止。

所以，我立刻道：“我们这里，和全世界对这件事有兴趣的人一样，一无所获——比你们更不如，我甚至连一个应征者都没有找到！”

此话一出，有一段短暂时间的沉默。水荭和朱槿有不相信的神情，只有柳絮并不表示怀疑，而她的表情看来很是严肃。

柳絮先开口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
我就摘要地把我们的经历说了一遍。

等我说完，水荭和朱槿不信的神色也就消失。

我摊了摊手：“所以，你们在我这里，得不到甚么帮助。”

在我这样说的时侯，小郭又是叹息，又是顿足。我也打算她们听了我的话之后，就此离去，所以我也不作他想。

只见她们三人互望了一眼，还是由朱槿先说：“不，还是要请卫先生帮助我们——或者说，共同努力，解决问题。”

她这样说，令我很感意外，因为他们有上千个应征者的资料，我们一个也没有，如果共同努力，那明显是我们占了便宜。

而他们为甚么要让我们占便宜，我却想不出道理来。

见我神色犹豫，柳絮道：“事情有意料不到的变化，大胡子说了，非请卫斯理出马不可。”

我由于不知道事情有甚么变化，所以也不知道何以康维十七世会有这样的主张。我为人颇有自知之明，也知道康维十七世具有通天彻地之能，他既然那样说，应该有他一定的道理。

我学着她刚才的口吻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
柳絮道：“先从我这里说起。大胡子既然想我能天长地久和他在一起，就希望我的生命配额无穷无尽，永远用不完——”

我打岔道：“生命配额这回事，只不过是提出来的一个理论，假设性的成分很大，大胡子为何深信不疑？”

柳絮的回答，很出乎意料：“在那个征求启事刊登之前，大胡子就一直在研究人类的生命形式，你在《算帐》这个故事之中，一提出了生命配额这个设想，他就高兴之极，说和他的研究，十分吻合。并且说，只要生命配额可以转移，问题就可以解决。”

柳絮转达康维十七世的意见，令我又惊又喜。

喜的是，以他宇宙性的知识，肯定了生命配额的存在，这证明这个设想，大有可以成立的基础。

惊的是，当更多人认识到生命配额的存在，而生命配额的转移又成为事实之后，意料中的大混乱必然产生，对人类来说，不能算是好事。

我想了一会，才示意柳絮再说下去。

大胡子康维十七世采用的方法与众不同——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去跟踪征求者，结果被立体投影所愚弄。康维十七世的办法，有点古怪——也不知道他“脑中”哪一部分下的决定，和寻常人的行为颇有不同。

这也不足为奇，因为他的一切行为，都是照人类行为来设定的。人类行为极端复杂，并无统一规律，大家都那样做，他别开生面，这也是人类行为之一。

他采用的方法，可以说是“釜底抽薪”之计。

我听柳絮说到了一半，就大声喝采，小郭也叫了一声好。可是柳絮却神情苦涩，看来康维此计，也未能奏效。

康维并不跟踪，他由于神通广大，所以他乾脆在那三人小组搬出了铁箱，才上了小货车，还来不及使用魔术手法，转移视线之前，他就上了车，给了驾车的一拳，驾车的立刻昏了过去，他就驾着车直驶向他的大本营柳絮古堡。

（康维把他的古堡用柳絮的名字命名，以表示他对柳絮的爱意云云  
机器人肉麻起来，比人类更甚。）

康维的想法是：征求者不见了一大箱应征信，自然不肯干休，会来找他算帐，他就可以和对方正面交锋——这叫作“引蛇出洞”之计。

就算征求者不在乎那些应征信，他也有那三人小组”在手，可以在三人身上问出征求者的下落来。

我和小郭就是听到了这里，一起叫好的。

这可以说是“一石二鸟”之计。

柳絮神情苦涩，叹了一口气：“他想得不错，可是却一样完全没有结果甚至可以说一败涂地！”

我大是讶异：“怎么会呢？”

柳絮还没有回答，小郭大声叫道：“等一等！这事是在哪一个城市发生的？”

柳絮先回答小郭的问题：“日内瓦。”

小郭眉心打结，沉吟不语。我问道：“你接到的报告怎么说？”

小郭道：“日内瓦方面，报告说，他们跟踪小货车，忽然起了一阵浓雾，失去了目标。”

我苦笑道：“那么多跟踪者之中，看来只有在日内瓦所跟踪的才是真正的车子，不是虚像。”

小郭说：“不对啊，如果说有很多跟踪者，总应该有人跟到古堡才是。”

柳絮道：“大胡子发现了有很多跟踪者，所以他制造了一场浓雾，把所有跟踪者都摆脱了。”

小郭追问：“如果立体投射的设想成立，而讯号又是就近在一个流动物体上发出来的，难道讯号发射车，也给摆脱了？”

柳絮道：“显然如此——大胡子当时决不知道有讯号发射车跟在后面，不然，他的目标会放在发射车上，也许不至于一无所获。”

柳絮说着，望向小郭，小郭摇了摇头，表示暂时没有问题了。

我道：“没有想到对方会利用立体投影，这也不算是失败。”

柳絮苦笑：“大胡子把三人带到古堡，威逼利诱，希望能在这三人身上，找出征求者的下落——”

我听到这里，暗暗摇头——在世界各地出现的“三人小组”必然只是就地取材的小角色，在他们身上必然一无所获。

情形果然如此，康维在三人身上，甚么也问不出来。这三人是临时受雇于人，他们的任务只是把铁箱搬上小货车，然后驾车向前驶，到第一个弯

角就转弯，自然有人接应，以后的事情就不用他们管了。

从这种情形，可以判断转移注意力，都是在第一个弯角进行，过了那个弯角之后，跟踪者就被误导去跟踪虚像，真正的小货车摆脱了跟踪。接着，三人小组的任务完毕，另外有人接手——这接手的人，才可能是主要人物。

康维由于一上来就驾走了小货车，所以连见到那接手人的机会也没有。

他在肯定了那三人是没有用的小角色之后，就连人带车放走，留下了那只铁箱。

小郭听到这里，又道：“那小货车，也是一个线索。”

柳絮道：“小货车是那三个人去租的，雇用他们的人，一直只用电话联络，酬金放在他们其中一人的信箱中——三人自始至终不知道雇用他们的是甚么人，只知道是一个听来很平板的男人声音。这三人是当地的小混混，他们所说，经过核实，并无虚言。”

小郭再道：“那铁箱，应该是一个大线索！”

柳絮道：“我们也以为是——那铁箱构造奇特，坚固无比，连大胡子也费了一番功夫，才打得开。”

我听了不禁骇然——康维的神通，何等了得，他随手一指，发出的雷射激光，几乎可以破坏任何物质，柳絮居然说他“费了一番功夫”，真难以想像这是甚么样的情景！

柳絮在我的神情上，看出了我心中的疑问。她道：“铁箱是用普通的合金制成，全部密封，只有一道半公分宽、二十公分长的缝，可供信件投入”

小郭插言：“这也不难把它打开！”

柳絮道：“要把它打开，当然不难，难在要把它复原——像是完全没有打开过一样。”

我不明白：“这又何难之有？”

柳絮吸了一口气：“我也不明白，可是大胡子说，这铁箱每一个接口处，都有密码，就算在表面上看来，打开之后，再焊接成一模一样，若是密码不对，还是会被发觉。”

听得她这样说，我心中更是大奇。

一来，甚么“接口处都有密码”云云，闻所未闻，也难以想像。二来，那铁箱中放的又不是甚么宝物，何至于要动用那样先进的科技去保护。二来，我不明白康维何以把它打开以后，又要恢复原状。

我把这三个问题一一提了出来。

柳絮依次回答：“金属在焊接的过接中，形成的形状，如同人的指纹，绝难相同，这就构成了密码。猜想是征求者不想应征信落在他人之手，所以才郑重其事。康维在三人身上，得不到任何线索，就希望对方把铁箱拿回去”

她说到这里，我已经明白了。

康维是想对方取回铁箱，仍然和铁箱中那些应征者联络，而他已经掌握了那些应征者的资料，当然可以循这条线索，追查到征求者的下落。

小郭同时也想到了这一点，他心急地问：“结果如何？”

他实在是多此一问——柳絮早已说过他们并无结果。

柳絮苦笑了一下：“大胡子总算把铁箱打开，又完全恢复原状——他自夸地球上只有他才能做到这一点，连天工大王都不能。铁箱中共有一千一百

二十六封应征信……”

她说到这里，停了一停，神情很是古怪。

看她那种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像是有甚么难言之隐一般。一直到现在为止，她都直话直说，未尝有甚么隐瞒，为何这时却吞吞吐吐起来？

不等我发问，她已经说明：“我是想起了那些应征信的内容，有些感慨，所以才”

她没有再说下去，只是摇了摇头。

她的这种行动，令人莫名其妙。当时我没有想到她的感慨有极其丰富的内容，可以发挥成为一部描绘人性的文学巨着。我当然没有这个本领，可是在故事的发展中，后来的这一部分，所占的地位也相当重要，有必要在这里先提上一提。

小郭听到他们拥有一千多封应征信，神情十分羡慕。他一定想到了有那么多应征信，就可以和写信人联络，也就等于有了一千多个应征者的资料。

我提醒他：“应征信要到了征求者的手中，征求者和应征者联络之后，才有用处，不然一点用也没有。”

小郭忙问：“那一箱子信，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
柳絮摊了摊手：“把它放在报馆附近，每个人走过都可以看到，也有不少人对它有兴趣，可是并没有人取走它，日晒雨淋，一直到箱中的信，全都变成了纸浆，才被垃圾车搬走了。”

小郭只好苦笑，我说道：“那就是说，行动失败，一点线索也没有得到。”

柳絮点了点头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## 九、叛变的震撼

她说了之后，顿了一顿，才道：“大胡子很是沮丧，他想了半天，才说：除了卫斯理之外，只怕没有人可以找出那个征求者来了。”

我啼笑皆非：“多谢他看得起我，只可惜我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。对了，你们三个人，又是怎么会走在一起的？”

柳絮的回答，有一大半在我的意料之中。她道：“我知道天下对生命配额转移最有兴趣的是两种人，一种是富豪，一种是权贵。所以我先去找朱槿大亨对这个可以令他长命百岁的征求启事，一定有所行动，我想了解一下他们行动的结果。”

朱槿接下去说：“大亨和陶启泉这两大豪富，这次总算同心合力，携手合作。他们联合了一干豪富，第一步是去找卫斯理，听说在卫斯理那里，豪富们碰的钉子不小。”

我笑了一下：“各人立场不同，想法自然也不同。我仍然答应有结果就告诉他们，可是他们后来又勾结上了权贵，自然不必再在我这里找结果了。”

虽然我明知权贵那一方面也没有结果，可是我由于不知道何以会如此，所以我还是道：“现在全世界只有你们掌握了一千多个应征者的资料。难道征求者一直没有联络？”

朱槿神情苦涩，连水荭也收起了一直挂在她俏脸上甜蜜的笑容。朱槿

道：“事情很怪”

这已经是她第好几次说“事情很怪”了。

小郭不耐烦：“你别老是说事情很怪，究竟怪在何处，请详细说来。”

朱槿不理睬小郭的抢白：“我要从头说起。那些应征者虽然都是经过挑选，忠诚可靠，但是在他们寄出应征信之后，还是受到了严密地监视。”

我冷笑一声：“这是你们一贯的行事方式，不足为奇。”

朱槿装作没有听到，继续道：“监视范围很广，他们的通信、电话、电脑等等都在监视之列。他们的行动有人跟踪，他们之中任何人，和外界的接触，全都在监视之中。”

这一次，我没有表示意见。

这些人既然是权力中心挑选出来的，受监视也是自愿，在一个主人和奴隶分得清清楚楚的社会中，总有很多为奴的致力于反抗，也有很多为奴的致力于讨好主人。

朱槿强调：“总之，他们的一举一动，都在掌握之中，征求者要和他们联络，我们一定会知道。”

我点头：“我明白，总之一切都在控制之中，难道征求者一直没有消息，没有和应征者联络？”

朱槿现出迷惘的神色，说话也支吾：“我们……不知道……”

我和小郭齐声道：“这像话吗？一切全在你们掌握之中，怎么会不知道？”

朱槿还没有回答，水荭先说：“情况有意料之外的变化，在那一千一百二十六人之中，有六十个人失踪了！”

我霍然起立，一时之间，竟不知说甚么才好。

我总算知道她们为甚么要来找我了，凡是有想像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，人们总会想到我，这当然是由于许多年来，我遇到的怪事甚多之故。

像水荭刚才所说的情形，就是在理论上来说，绝对不会发生的事，可是实际上却发生了。

被监视的人，有上千个之多，听来很骇人听闻，好像也很困难，但是对惯于监视亿万百姓一举一动的权力中心而言，却是简单不过的事。

而且事关权力老人万岁万万岁，那是头等大事，办事人等，岂敢怠慢，怎么会让其中六十个人，失去了踪迹？

小郭的反应比我更强烈，他惊讶得连站也站不起来，怪声叫道：“你再说一遍！”

第二遍是朱槿说的，还是同样的一句话：“有六十个人失了踪。”

事情放在那里，六十个在严密监视下的人不见了。可是我还是不能相信，因为这实在难以想像。

我把心中的疑问提了出来：“贵地对百姓的控制如此严密，就算是普通老百姓，要玩消失，也不是容易之事，何况那六十个人是在监视之下！”

水荭做了一个鬼脸：“要是事情容易解释，我们也不会在这里了。”

她说得很有道理，当然是他们遇到了不可解决的困难，才会找上门来的，而且可以相信，他们必然试过各种办法，最后逼不得已才来找我，因为他们知道我不会有甚么好脸色给他们看。对他们来说，到我这里寻求答案，已经是最后一条路了。

由此可知，那些权力老人是多么急切想要买命曰

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。就算买命可以成为事实，当然也只对活人才有作用。如果人已经死了，买来的命，只怕也派不上用处了。对于行将就木的老人来说，这是真正“只争朝夕”的事。

想到这里，我竟然很是幸灾乐祸。虽然我们从小就被教导不可以这样，可是偶然幸灾乐祸一下，还真是感觉不错。

我哈哈大笑了起来。

除了小郭之外，三位女将显然明白我为甚么忽然之间笑得那样欢畅，她们不便表现心中的怒意，只好木然。

我一面笑，一面道：“对不起，我真的感到好笑。”

这时候，小郭也知道我为甚么那样好笑了，他道：“我的感觉和你不一样。我只感到可悲。”

我道：“对他们来说，可悲；对我来说，可笑！”

水荭笑嘻嘻道：“等到你自己死到临头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感到可笑了。”

这三个女将之中，看来还是水荭最厉害。她竟然能把攻击性如此强烈的话，伴随着如此甜蜜的笑容一起说出来。

我也效法，用满面笑容来说严肃的话。我道：“我并不习惯用任何方式，掠夺属于他人的一切，所以和豪富们不同。豪富的成功，就是运用他们的智慧，千方百计把他人的归于自己所有。这是他们积聚财富的方法，所以他们才会想到买他人的生命，放在自己的身上。

至于那些权力老人，比豪富更不堪，他们甚至于把剥夺老百姓的基本人权，当作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对他们来说，如果可以强抢，就算死一万个老百姓，能令他们多活一天，他们也会毫不考虑去做！我就算要死了，也知道那是生命必然的结果，会坦然处之。并不是我有甚么特别。普通人都是如此，特别怕死的只是豪富和权力老人，所以他们感到可悲，我感到可笑！”

我一口气说下来，居然仍旧笑容不减，小郭首先笑起来：“我修改刚才的话：我替他们感到可悲。”

三人之中，反应不同。柳絮到底已经跳出了那个圈子，所以她对我的话，可以有同感，她低叹了一声，没有说甚么。

朱槿和水荭却不相同，她们不但在权力中心的范围之内，而且又和超级大豪富有密切的关系，全是我的话攻击的对象。

（一个声称并且坚持是“无产者”建立的强权统治，却和豪富们打得火热，关系如水乳交融，这是人间最怪的怪事。比起来，我经历的那些事情，简直不值一提。）

朱槿和水荭齐声道：“不说这些！”

我伸手指向水荭：“是你先挑起话头的。”

水荭还真是能屈能伸，她站了起来，向我深深行了一个礼，用动听至极的声音道：“是我的不对，请原谅。”

我经历过的场面之中，以这种场面最难应付，我只好挥了挥手，含糊不清地说道：“算了。”

朱槿也像是甚么都没有发生过，接着道：“那六十个人，几乎在同一时间失踪。”

小郭纠正她的话：“应该说：几乎在同一时间，你们发现那六十个人失了踪。因为他们究竟是甚么时候失踪的，你们并不能肯定。”

朱槿点头：“你说得对，他们是在同一天不见的，确切的时间不能肯

定。”

我心中更是大奇：“具体情形如何？他们都应该有专业人员跟踪，怎么会不见了？”

朱槿吸了一口气：“六十宗在跟踪中失去目标的报告，都大同小异，目标在跟踪途中消失。”

我没有出声，等她作进一步的说明。

我已经感到，事情有异乎寻常的怪异，也感到这六十个人的消失，和世界各地当日跟踪搬去铁箱的小货车，遭到失败，似乎有一些关系。

不过我还说不出所以然来，需要朱槿提供更多资料。

朱槿一开口，说的那句话，却令我莫名其妙。

她道：“大雾——很浓的浓雾。”

说了这一句话之后，顿了一顿，她才又道：“极浓的雾，卫先生，你生平见过最浓的雾，到甚么程度？当时情形又如何？”

我耐着性子，回答她的问题：“有一次，夏天，清晨日出不久，在上海一个叫龙华的地方附近，我过一条小河，走在独木桥上，低头，只能看到自己的腰部，连大腿都被浓雾缭绕，小腿和脚，根本看不见——这是我一生中，至今为止，所见过的最浓的浓雾。”

我因为知道朱槿这样问我，必有原因，所以我回答得十分详细。

朱槿道：“比这更浓！”

她说“比这更浓”，那就是说等于甚么也看不到了——在那样的情形下，进行跟踪，当然困难。可是浓雾是一回事，目标消失，又是另一回事。

再浓的雾，也会消散，散了之后，可以继续跟踪，就算暂时失去了目标，也不等于这个人从此消失。

我想着，还没有发问，朱槿已继续道：“也是早上，被跟踪的目标，进行正常生活，各自在走向工作岗位途中，突然起了浓雾，能见度等于零——”

她说到这里，我作了一个手势，打断了她的话头：“那是在甚么地方？”

朱槿道：“在首都。”

我道：“我的意思是，虽然在同一个城市之中，这六十个目标，不会集中在一起，是不是？”

朱槿真是有备而来，我一提出这个问题，她立刻取出一份地图，打开铺在桌子上，我们大家也就围着桌子观看。

那是一幅首都的地图，上面有许多小红点，分布在东南西北各处，最远的相距大约有二十多公里。

朱槿解释：“小红点代表目标消失的地点。”

小郭失声道：“这样说，那天早上，整个城市，都笼罩在浓雾之下？”

朱槿吸了一口气：“若是如此，事情还不足以称为极端怪异。怪的是，浓雾只在那六十处地方发生，范围大约是两百平方公尺左右。”

根据朱槿所说，情形确然怪异之至——在几乎相同的时间之内，突然起了六十团浓雾，遮住了被跟踪的目标，像是有意掩盖目标摆脱跟踪一样。

想到这里，我脑中隐隐约约、模模糊糊想到了一些甚么，可是念头一闪，还没有进一步去想，就被另一个清晰的想法，赶走了那个念头。

我想到的是，柳絮刚才说过，康维十七世曾经制造了一场浓雾，摆脱很多跟踪者。我立刻向柳絮望去。

柳絮不等我发问，就摇头道：“不是他，他根本不知道有那六十个人的

存在。”

我没有理由不相信柳絮的话，那么，这些浓雾就是另外有人制造的了。我道：“要制造一大团浓雾，并不是甚么难事——奇在浓雾一起，人就消失。”

朱槿接下来所说的话，更是大大出乎意料之外，她道：“若就是这样，还不足以令我们来请教。”

我瞠目不知所对——实在想不出事情还会有甚么更古怪的变化，根据朱槿所说，可以说已经古怪到了极点。

朱槿神情怪异，忽然问道：“刚才我是怎么说的？”

我已经感到头昏脑胀，挥手道：“你是怎么说的，为何要来问我？”

朱槿吸了一口气：“我说过，跟踪那六十个人的跟踪人员，每一组由两个到五个人组成。”

她是在详细补充她刚才的叙述——我不知道她为甚么要这样不厌其烦，而当她说到这里时，我忽然想到，就抢着说了一句：“难道所有浓雾，也是立体投影？”

朱槿也抢着回答：“应该不是——虽然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立体投影。”

我站了起来，来回走动。朱槿继续道：“那两百多人的报告，都说有浓雾，范围在两百平方公尺左右——”

小郭不耐烦：“已经说了，不必重复。”

朱槿叹了一口气，还是照她的方式在叙述：“那两百多人的忠贞程度，实在是无可怀疑的。”

我道：“可想而知——派他们去监视已经被认为是可靠的人，他们当然应该加倍可靠。”

朱槿望着我，一字一顿：“可是我们还是进行了调查。调查的结果是：那六十处地方，当时都有其他人在，却没有有人说曾经有过浓雾！”

我呆了一呆，小郭比我更震惊，他疾声道：“你再说一遍！”

朱槿道：“在所有跟踪人员报告说在浓雾中失去了目标的时间地点，其他人都说根本没有浓雾——我们询问了超过五千人，众口一词。”

这一次，我和小郭，都听得再明白不过，一时之间，我作了几个设想。

当然不会是立体投影——如果是，人人都可以看到。

也不会是所有的跟踪人员都在说谎——那样笨拙的谎言，一戳就穿。而且向权力中心撒谎的后果，严重之至，比不能完成任务要严重得多。

更不会其他人说谎——其他人根本没有说谎的必要。

这就使事情变得怪异莫名，足以使他们硬着头皮来找我了。

可是我也难以明白，何以事情会如此之怪。

我想了一想，才道：“看来，只有那两百多人看到了浓雾，其他人看不到。”

水荭耸了耸肩：“怎么可能？”

想来确然不可能——要就有浓雾，大家都看见；要就根本没有雾，大家都看不见。怎么可能在同一时间，同一地点，有人看到有浓雾，有人却说没有。

对水荭的问题，我无法回答。

小郭道：“看到浓雾的，不止那两百多人，至少还有那六十个人，因为他们在浓雾之中消失。或者说，那六十人至少知道跟踪者的视线会被浓雾遮

掩，他们才趁机摆脱了跟踪。”

小郭的话，引起了新的讨论，暂时把水荭的问题，搁了下来。事实当然是谁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。

新的讨论点是，朱槿立刻提出来：“郭大侦探，照你的说法，这六十人的失踪是早有预谋？”

小郭冷笑：“谁如果认为那是突发事件，我认为他的智力大有问题。”

我同意小郭的看法：“不但是预谋，而且这六十人是串通的！”

这句话才一出口，水荭和朱槿一起叫了起来：“不可能！决无可能。”

我向柳絮望去，柳絮道：“虽然这次我没有参与其事，可是据我所知，在严密地监视之下，别说是六十人的大连串，就是六个人的联系，要不为人知，也决无可能。”

由于事情实在太怪，我也顾不得出言讽刺。想了一想，我才道：

“我更正我的说法。应该说，这六十人的行动，是接受了同一个指令的。”

朱槿等三人眉心打结，显然是用心在思索这一说法。

朱槿和水荭的脸色，变得很苍白。

我道：“是不是因为这种情形太可怕了，所以你们才不敢接受？”

这种情形，对他们来说，确实可怕之至，因为权力中心一直以为所有人都在控制之下，尤其是那六十人，被挑选出来，负有重大任务，被认为是忠诚可靠分子，却接受了背叛指令，要他们在组织的监视下消失。

可怕的不止是六十个人的叛变，而是叛变的过程，权力中心一无所知！

权力中心更感到害怕的是完全不知道叛变的指令者，是甚么身分，为何要发动叛变。

本来权力中心以为一切它都了若指掌，现在却发现它有太多的不知道！

而最令权力中心愤怒和害怕的是，它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叛变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叛变之中，不知道这种在他们掌握之中的叛变行动已经进行了多久。

这是对权力的挑战。而他们感到这个挑战他们将无力应付，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存！

生命配额还没有到手，权力基础却已经动摇，这如何不令他们心惊肉跳！

世界上有的是独裁强权统治者一夜之间，被从权力宝座上拉下来的例子。菲律宾的那一个，运气还好些，可以流亡外国；罗马尼亚的那一个，就硬是从车上被拉了下来，被子弹射了个脑浆四溅。常言道：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。同样身分的人，看了这样的下场，能不心寒？

所以，我可以断定，这件事发生之后，权力中心一定紧张到了神经质的地步。

我肯定了自己的想法之后，冷冷地道：“你们早已经对这件事做过详细的研究，是不是？”

朱槿点头：“是，可是没有结论。”

我道：“不是没有结论，而是有了结论，而权力中心不敢面对现实。结论是：那六十人叛变了！而叛变是有计划、有组织的。权力中心失去了控制，因此怕得要死！”

朱槿和水荭，出乎意料之外，竟然承认了我的说法，她们点头：“可是，

卫生生，如何”

我不等她们说完，就大喝一声：“且慢！我们的见面，到此为止。我不会为可以使那些人长命百岁而出半分力！相反地，要是方法可以提早结束他们丑恶的生命，我会全力以赴——也算是对人类文明进展尽了一分力量！”

我的话说得如此决绝，毫无转圜的余地。

朱槿的脸色变得难看之极，水荭勉强想维持笑容，可是那僵硬的笑容看起来比哭还难看。柳絮望着她们二人，虽然没有出声，可是那神情显然是在对二人说：看，我早就告诉过你们，去找卫斯理，他不会有好脸色给你们看——憎厌和鄙视强权统治，是他一贯的作风！

我已经下了逐客令，可是朱槿和水荭显然还没有离去之意。我不去理会她们，掉过头去，对小郭说：“猜猜看，独裁者就算得到了许多生命配额，当他被人民群众在广场上吊起来，或者被叛变的军队乱枪扫射的时候，生命配额是不是能保护他们，使他们还能继续血腥统治？”

小郭还没有回答，朱槿和水荭已经霍然起立，向外就走。柳絮向我抱歉地笑了一下，也跟了出去。

我冷笑道：“你们走了？不送，不送！”

三人出了门，居然保持风度，轻轻把门关上。

小郭在这时候，长叹一声：“真过瘾。”

我听出他话中颇有不满之意，就冷冷地说：“却又怎地？”

小郭说：“过了瘾，却也断了线索！”

我哈哈大笑：“你以为可以在他们那里得到线索？”

小郭苦笑：“只有他们掌握了一千多个应征者的资料——征求者迟早会和他们联络。”

我扬起手来，恨不得在小郭头上重重敲打几下——他实在太糊涂了！我提高了声音：“征求者和应征者之间的联络，早已完成！不但是那六十人，我相信全世界各地都有应征者被联络上，而且他们也都失了踪！”

小郭不停眨眼，对我的话，显然还不能完全接受。

但他毕竟是推理能力很强的人，不到一分钟，他就张大了口——完全想明白了。

他重重一拳，打在桌子上：“我们一直在寻找应征者，而征求者却在暗中和应征者联络！”

我道：“也不能说人家是在暗中联络——我们根本不知道对方用甚么方法和他认为适当的应征者联络，或许人家很光明正大，只是我们一无所知而已。”

小郭大摇其头：“在严密监视之下，征求者如何能避过监视，和应征者联络？”

我也摇头：“我还没有想通——应该说，我还一点概念都没有。这件事，我越想越怪，许多设想，都无法自圆其说，甚至越来越糊涂！”

小郭不同意：“事情固然怪绝，可是我倒觉得已经渐渐有了头绪。”

我摊了摊手：“头绪何在？”

小郭道：“征求者在收到了应征信之后，一定曾经经过挑选，选出了他们认为适合的应征者——假定每个城市六十人，他们就开始和被选中的应征者联络。”

小郭说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等待我的反应。

小郭是在就整件事作假设性的推理，这第一段的假设，我认为可以接受，所以我点了点头。

小郭继续道：“刊登征求启事的都是世界各地的大城市，人口最少的也接近一百万。每个城市只选择了六十人，这说明他们对生命配额的需要量不是很大。”

这个假设，也可以成立。

应征者虽然愿意出让自己的生命配额，但也不会出让很多。这是可以肯定之事，假如应征者今年三十岁，生命配额可以供他活到七十岁，他会出让多少？

如果代价很高，他可能会出让两年、三年、五年甚至十年八年。超过十年，就很难想像。财富再多，生命变得短促，不会有人做这种笨事。

不过小郭的假设，抓不住问题的中心。问题不在于征求者需要多少生命配额，而在于他需要生命配额来做甚么！

我想了一想，示意小郭继续说下去。

## 十、买家云集

小郭刚想开口，我想到了一点补充，忙道：“你说征求者只和被选中的六十人联络，我认为所有的应征者部曾经得到过征求者发出的讯息。”

小郭用疑惑的眼光望着我，我道：“讯息可以肯定具有强烈的说服力，要求所有的应征者都不承认自己曾经去应征。”

小郭迟疑：“那么多人，个个都肯听话？”

我道：“不知道用的是甚么方法，但显然十分有效。这就是我们连一个应征者都找不到的原因。”

小郭不住摇头。我并不怪他，因为事情确实有太多想不通之处。小郭喃喃地道：“难道征求者发出了严重的威胁，所以吓得应征者不敢承认？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：“这是可能之一。像这类的枝节问题，可以暂时不去研究，等到根本问题解决了，自然会跟着有答案。”

小郭用力摆动身子，又大叫数声。看来是想一抒心中郁闷之气。然后，他道：“征求者对生命配额的需要量，和用处有直接的关系。需要量大，表示会用来做买卖；需要量小，看来就像是用来做研究工作。”

我同意小郭的分析。生命配额如果已经到了可以买卖的阶段，其需要量之大，一定超乎想像。像现在那样，一个城市选六十人，当然远远不够。

小郭又道：“要是被选中的人，都已失踪，为甚么没有引起注意？”

我扬了扬眉：“在有百万人口的城市中，每天都有许多人不见，不会引起太大的注意。”

小郭苦笑：“我们现在可以做甚么？”

我想了一会，很无可奈何：“甚么也不能做。根本无从着手，只好静以待变。”

小郭大大不以为然，指着我说：“说得好听，甚么静以待变，根本就是承认失败，没有斗志！”

我摊了摊手：“随便你怎么说。”

小郭凑近了我：“这不是你的作风。卫斯理从来对任何事情，都锲而不舍，哪有半途而废之理？”

我突然觉得很疲倦，伸手在脸上抹了几下，说话也有气无力：“凡事总有一个开始，就让这件事作为第一件卫斯理不想追究下去的事好了。”

小郭双眼发定，声音嘶哑，叫了起来：“告诉我真正的原因。我不相信你会承认失败。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：“当失败来到时，不管你承认或不承认，都要接受，现在的情形，就是如此。”

小郭极固执：“说真正的原因！”

我望了他半晌，才徐徐地道：“鲁迅本来是学医的，后来他放弃了。”

我才说到这里，小郭已经接口：“他说：学医，医好了富人，他们继续欺压穷人；医好了穷人，他们继续给富人欺压，太没有意思，所以他放弃了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：“你知道就好。”

小郭倒真有锲而不舍的精神：“你的观念太落伍了，鲁迅的时代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，现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对立，也不是那样尖锐了。”

我苦笑道：“我知道，可是我一想到强权统治者，若可以藉生命配额的转移而长命百岁，我就对这件事毫无兴趣。”

小郭冷笑：“你也太天真了。强权统治是一个集团，死了一些，自然有另一些顶上去，本质不变，几个人是死是活，对整个集团根本不发生影响。

从几个人的存在与否，引申到根本政策会有改变，那只是八九流所谓政论家的一相情愿而已。”

小郭这一番话，令我大是叹服。道理我也早已明白，不过在感情上总无法接受强权统治者生命可以得到延长。

我拍了拍他的肩头：“好，你继续推理下去。”

小郭很高兴，大大吁了一口气，续道：“我设想所有被选中的应征者已经集中到了某一处所在。在那里，进行生命配额的买卖。”

小郭的这个假设，和其他有关这件事的设想一样，都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：明知事情应该如此，可是却无法想像事情怎么会如此。

像小郭说，所有被选中的应征者，已经集中起来。我同意这一想法，可是无法想像这件事是如何进行的。

在世界其他各地，从每个大城市中，转移六十个人到目的地去，虽然不是难事，但要做到完全没有痕迹，也不是容易的事。现代人的行踪，总有线索可循。

而更不可想像的是在强权统治严密监视之下，消失了的那六十人，相信朱槿他们已经尽了力去追寻那六十人的下落，当然没有结果。

而如果那六十人已经离开国境，那更难以想像了。

我的神情十分犹豫，小郭知道我的心意，他道：“要令那些人出国，虽然困难，但绝非不可能。”

他语没有说完，我已经点头表示同意。

确实，困难，但并非不可能。在那举世震惊的大屠杀之后，刽子手意犹未尽，下令通缉许多“要犯”，在总动员之下，看起来应该可以把“要犯”一网打尽。可是事实是，“要犯”纷纷出国，令得刽子手目瞪口呆，不知道在哪个环节出了毛病。

所以在强权统治之下，严密监视也还是可以突破的。因此小郭的设想可以成立。

我扬了扬手：“你的假设可以成立，不过对追究整件事情，并无帮助。我们完全不知道对手是谁，而且无法想像甚么人或是甚么集团如此神通广大，可以做到那样多连想都无法想的事。”

小郭望着我，不出声。

我知道他在想甚么，摇头道：“不，不会是外星人。你先要说服我，外星人要地球人的生命配额有甚么用处。”

小郭叹了一口气：“如果，不是外星人，那我真的不知道征求者是甚么人了。”

小郭的话才一出口，大门打开，还没有见人，就听到了语声：“不知道是甚么人，可以找！”

我和小郭一听到声音，就霍然起立，同时也感到一阵劲风，一只大鹰，先展翅飞了进来，接着是身形高大粗壮的红绫，在红绫身后，正是刚才发话的白素。

白素和红绫回来了，令我大为高兴，而出乎意料之外的是，白素后面，还跟着一个人，却是勒曼医院的亮声先生。

他们突然出现，在高兴之余，我也感到奇怪。听白素的话，像是我和小郭的对话，她都听到了一样。

我向她投以询问的眼色，她点了点头，向亮声望去，却说了一句我听来莫名其妙的对话：“在哪里？”

亮声走向前来，走到桌子之前。不久之前，我和朱槿他们曾围着桌子看地图。

亮声来到桌子之前，向那张还摊在桌上，朱槿她们离去的时候没有带走的地图指了一指。

红绫大踏步走向前，伸出大手就要去抓那地图，白素出手极快，一翻手，已经扣住了红绫的手腕，不让她去动地图。

三人这一连串的动作，看得我和小郭目瞪口呆，不知道发生了甚么事。

白素阻止了红绫，转过头来，向我说了一句话。却只见她口唇掀动，不闻其声，她用的乃是“唇语”，说的是：“有偷听器，亮声在外面就发现了。”

刹那之间，我怒意上冲，双手握拳，就要向外冲去。

白素松开了红绫，又一把将我拉住。她用很高兴的语气道：“小郭也在，太好了，我们到书房去。”

小郭也看懂了白素的唇语，他立刻点了点头，先上了楼。我忍住了气，跟了上去，白素、红绫和亮声，也一起进了书房。

白素反手把门关上。我书房有极其完善的隔音装备，如果偷听器是在楼下，那绝听不到我们在书房说的话。

门牙一关上，小郭就道：“好家伙，竟然关公面前舞大刀，在卫府玩起偷听的花样来了！”

白素道：“若不是亮声先生，我们真还无法发现。那张地图，就是灵敏度极高的偷听器，那是最尖端的科技。”

白素跟着说了经过，原来她和红绫回家来，在门口遇上了亮声。亮声当时的举动很奇怪。手中拿着一只小盒子，放在耳边，正在倾听甚么。

他见了白素，向白素作了一个手势，白素走向前去，他把小盒子凑到

白素耳边，白素就听到了我和小郭的对话。

白素当然立刻知道发生了甚么事，亮声向不远处的树丛指了一指，又做了几个手势，表示不关他的事。后来他才向我们解释，他那只小盒子，功用万千，可以接收到许多讯号。

那偷听器发出的讯号，给他截到，当时他并不知道是谁在我家里放了偷听器，不过根据讯号的来龙去脉，他知道偷听者正躲藏在不远处的树丛中。

白素当时就感到亮声并无恶意，她听了我和小郭的对话一会，才开门进来。

我相信放下偷听器的事情，柳絮必然并不知情。虽然她一样从烂泥堆中出来，可是在康维十七世的熏陶之下，应该已经习惯行为光明正大，不会再如此鬼头鬼脑。这种行为，如果给康维知道，这个“新生命形式”的机器人，一定会勃然大怒，柳絮不敢冒这个险。

那也就是说，是朱槿和水荳干的好事。

我对她们二人，本来就没有甚么好感，这时更是反感、厌恶到了极点。

白素在我手背上轻轻拍了两下，示意我稍安毋躁。她向亮声望去，亮声摊了摊手，神情很是无可奈何：“上次和卫先生会面之后，我们很努力去追寻那征求者的下落，可是一无所获，所以又来听听消息。不过看来，卫先生这里，对事情也是毫无进展。”

我和小郭都苦笑。小郭道：“只有一些设想，事实毫无发展。卫斯理想要放弃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望着白素，白素笑道：“他是说着玩的。”

我继续苦笑：“可以做的事情，都已经做了，仍然一点结果也没有。朱槿她们前来，以为有了转机，可是也落了空。连勒曼医院都没有头绪，我们还有甚么可为？”

白素不理睬我的话，向亮声道：“你们对这件事为甚么兴趣如此强烈？”

她在这样问的时候，反手向我作了一个手势，我知道他的意思是，我一直坚持事情和外星人无关，理由是外星人不会对地球人的生命配额有兴趣。而亮声以及他代表的勒曼医院，可以说是属于外星人的范围，他们显然很有兴趣，这也可以证明我的想法不是很对。

亮声回答道：“我们一直在研究人类的生命，从而发现了生命配额这回事，要是我们的发现，给人用来做买卖，会给人类社会秩序带来大混乱。”

亮声所说的这一点，我早已看出来。

在这件生命配额买卖的事情上，不论是买家还是卖家，由于身在其中，只计较本身的利害，所以看不出它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性。

我自问不会去买命，更不会去卖命，可以说是一个旁观者，所以能看出这件事的严重性。

而亮声是外星人，旁观者约立场更是毫无疑问，所以他应该比我看得更清楚。

白素对亮声的回答感到满意，她点了点头，神情严肃：“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追查，一定要查出结果，并且阻止这种生命配额的买卖。”

本来我对这件事，真有点心灰意冷，这时白素的话，令我不由自主发出了一声长啸，表示已经下了决心，要在毫无头绪的情形下，继续追寻。

我一发声，红绫这个野人，巴不得有这个机会，也跟着吼叫起来。两人的声音合在一起，虽不至于惊天动地，倒也十分惊人。就在这时候，我从窗子看出去，看到有一群人，从附近的树丛中走出来。

从上向下望，由于角度的关系，看起来人都像是很矮。走在最前面的那人，本来就不高，这时看来更像是一个土墩在向前移动。而跟在他身后的三名女子，则不论从甚么角度来看，都美丽夺目，艳光四射。

这三名女子，当然就是柳絮、朱槿和水荭。

而当先那个身形粗壮扎实的汉子，却是大亨。再后面是陶启泉和一些我认得出或认不出的富豪。

看到了这些人，我并不感到奇怪。他们曾经来找过我，自然会再来。倒是朱槿在我这里放下了偷听器，又敢公然出现，我倒很佩服她的勇气。

令我意外的是在他们之后，后面还有许多人。

首先是七八个穿着阿拉伯服饰的人，还有几个穿着军服，肩头的肩章上的星星闪闪生光。

除此而外，还有一些奇装异服的人，和二三十个由他人扶着走路的人，甚至于还有几个是坐在轮椅之上的。

这一大群人，组合之奇特，当真是无以复加。

看他们的情形，正是朝我家而来。可能我和红绫发出的声音，透过窗户传了出去，多半听来还是十分惊人，所以那些纷纷停步，抬头向上望来。

这一下，使我可以居高临下看清他们的脸面。而一看之下，小郭首先发出了一下惊呼声，我也不禁吸了一口气。

一眼之间，我至少可以认出十个八个大人物来。这些大人物，不是超级大豪富，就是有能力翻云覆雨，令世界大乱或是天下太平的掌权者。

其余我一时之间认不出的人物，其身分也可想而知。

这许多经济、政治和军事巨头在一起，简直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高峰会议。

我正在疑惑，何以会有那么多巨头级人物聚在一起，白素已在我身后道：“这些人，全是生命配额的大买家。”

经白素一言提醒，我更是怒意陡生，冷笑道：“我真希望可以有人生命配额出让，而拒绝卖给他们，看看他们绝望的表情，也是赏心乐事！”

亮声摇头：“卫君你太偏激了！生命配额的买卖对人类来说，不是好事。可是如果找到了生命配额转移的方法，却不失为伟大的发现。这种发现可以用钱买的话，我也是买家。”

我怒道：“你要生命配额有甚么用？”

亮声的回答其实也在我意料之中，他道：“地球人的文明发展，相当缓慢，其中原因之一是由于地球人的生命短促。如果一些伟大的科学家，能够享有更多的生命配额，他们就能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多的贡献。譬如说，达芬奇如果可以多活五十年，人类的飞行史可能提早两百年。”

我冷笑道：“你刚才所说的，纯粹是外星人的痴人说梦，生命配额要是可以转移，必然百分之百转移到那些人的身上。”

我说到这里，伸手向窗户外指了一指，这时，那些人离我的屋子更近了。

我又用力挥了挥手，提高了声音：“决不会轮到科学家来享用！”

亮声道：“那只是分配方法的问题，不是根本问题。”

我瞪着他：“你有听说过一个皇帝，看到了面有菜色的农民，怪他们为甚么不吃肉的故事？你刚才说的风凉话，比此更甚。分配问题就是根本问题不会由你来分配罢！”

亮声苦笑：“要是由勒曼医院掌握了生命配额的转移方法，就可以由我来分配。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，一字一顿地道：“当你掌握了这种权力的时候，会和有权的地球人一样——权力令人腐化，这是至理名言！”

白素在这时候，打开了书房门，向下叫了一声：“所有人等在门口，不得妄动！”

白素的话，当然可以通过偷听器令朱槿听到，朱槿自然也会转告那些人。

可是白素的话虽然很权威，却没有起到作用。她的话才一出口，大门就传来了“砰砰”的敲门声，简直没有礼貌到了极点。

我忍无可忍，从楼上一跃而下，在半空中一个翻腾，落在门前，左手拉开门，右手一探，已把在门外用力敲门的那家伙的手腕抓住，顺势向后就摔。

在把那家伙摔出去的时候，感到他身子很是沉重，等到他哇哇大叫，我才知道他是大亨。

紧接着，人影一闪，一个人在我面前掠过，我顺手就抓，却抓了个空，其人身法之快，竟不在良辰美景之下。同时听得那人叫道：“手下留情！”

其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朱槿。

这时我也正在奇怪，何以一下子摔出了大亨，却没有听到他重重落地的声音。

我疾转过身，看到了眼前的奇景：只见红绫不知在什么时候出的手，右手抓住了大亨后头凸出的那块肥肉，左手托住了大亨的后腰，已经把大亨高高举起。

大亨一面在挣扎，一面吼叫连连。

看到了这种情形，我自然而然哈哈大笑，喝采道：“好俊的身手！”

红绫则笑着，手臂摇动，作状要把大亨摔出去，同时道：“矮胖子，你再叫，我这样用力一抛，看你的生命配额是不是立刻全部报销！”

大亨只怕自从出世以来，未曾受过这样的待遇，他就算再横行已惯，这时也怕红绫说得出，做得到，尽管气得两腮鼓胀，却是不敢再叫。

这时除了朱槿飞掠而入之外，其余人等，倒都听从白素的吩咐，在门口站定，不敢乱动。

连白素对红绫的行动都十分欣赏，紧接着我的喝采，她大声问我：“你可知道这是甚么手法？”

我大笑不止：“当然知道！”

接着，我就提高了声音：“当年北丐洪老爷子，和西毒欧阳先生，出手抓那个胖大和尚，用的就是这个手法！”

我和白素的对话，听得懂的人不会恨多，可是大亨的处境越来越不妙，却是有目共睹。

只见在我们说话之间，那只神鹰也仗着人势，来凑热闹。它飞到大亨胸前停下，尖喙离大亨的眼睛不到一公分，来回摆动，像是就要啄下去一般。

好一个大亨，果然强悍无比，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他居然双眼圆睁，连

眨也不眨一下。

而接下来发生的事，更出乎意料之外，只听得朱槿尖叫一声，突然她身形一矮，竟然直挺挺跪了下来，满面都是惶急之情，叫道：“都是我不好，不该在府上放偷听器，快放他下来，我向你们全家叩头赔罪！”

大亨则在上面喊叫：“是我的主意！要杀要打，只管冲着我来，别难为别人！”

叫嚷之间，朱槿还真的要叩下头去，白素连忙抢向前去，俯身一把抱住了她，把她抱了起来。

朱槿和大亨这一番患难见真情，令红绫也大为感动，立刻把大亨轻轻放下。大亨和朱槿也立刻紧紧相拥。

我看到这种情形，刚想发出一声冷笑，白素已经反手抓住了我的手，不让我出声。

后来，我笑白素和红绫：“你们也太容易心软了，这一男一女，摆明是在做戏，你们那么快就原谅了他们！”

白素回答：“得饶人处且饶人。他们做戏做到这个程度，我们自然应该趁势收手，留一个地步。况且这件事要追查下去，很多地方要和他们合作，弄得太僵，没有好处。”

当时我虽然没有再说甚么，可是心中不以为然。不过后来事情的发展，确如白素所料——这是后话，甚至已不在这个故事的范围之内，表过不提。

当下，大亨仍然拥着朱槿，向我望来，道：“为了要弄明白你在这件事上，掌握了多少资料，所以放偷听器是我的主意。”

我已经接受了白素的暗示，所以只是冷冷地道：“好主意——不过白费心机，我甚么资料都没有。”

大亨望了一下小郭，接着又向亮声望去，神情很是疑惑。

我拉住了亮声，走到大门口，提高了声音：“这位是从勒曼医院来的亮声先生，你们有一大半人知道他的来历。你们所追寻的生命配额，就是首先由勒曼医院提出来的。他可以告诉你们，他们只是提出了这个概念，并不知道如何把生命配额从一些人的身上转移给另一些人！你们追求的事，连亮声先生都不知道，等于根本没有这回事！”

我之所以把亮声拉了出来，是因为我看到门外那批人的阵仗，知道事情如果不彻底解决，日后我将不胜其烦。所以非十分明确表示，我和整件事情没有关系，在我这里，甚么也得不到才行。

那些人听了我的话，都很失望，一些本身是大人物的人，有我认识的，上来和我打招呼，不认识的，也过来自我介绍是某某人的代表。

一时之间，着实乱了好一阵子。我指着其中一人：“你的主人，才过了五十岁生日，正当壮年，何必那么急着购买生命配额！”

那人的回答，可以说代表了所有买家的心声。他道：“主人说：人生无常，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，早有准备，不会有错。主人请我多多向卫先生问好。”

我摊了摊手：“各位都已经明白，我实在不能在这件事上提供任何帮助！”

大亨走到我的身旁，大声道：“我们此来，本来就没有打算在你这里得到任何帮助！”

我又好气又好笑：“那么，阁下所为何来？”

大亨的回答，更令我气结。他竟然道：“我们是来请你不要破坏这件事我们决心要购买生命配额，请你不要从中作梗，破坏我们的买卖！”

我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，这时候红绫和白素，站到了我的身边，表示对我支持。

我直盯着大亨，冷冷地道：“我做甚么，或者不做甚么，都由我自己决定，你，或是任何人，都不能改变 我说得够清楚了吗？”

大亨脸色铁青，一言不发。陶启泉上来想打圆场，我向他摇了摇头：“你们不能说服我，我也不能说服你们 大家各行其事。谁也别打扰谁，好不好？”

陶启泉长叹数声，没有再说甚么。

我不再理会他们，转身进屋，亮声小郭红绫白素也都跟了进来，红绫走在最后，转身向门外大吼数声，吓得门外那些人连连后退，她才哈哈大笑：“祝你们成功 个个变成千年不死大乌龟！”

我立刻跟着轰笑：“说得好！”

白素虽然不以为然，可是也忍不住笑起来，小郭和亮声一起鼓掌。门外那些人神情虽然尴尬，可是看来他们并不介意变成大乌龟，重要的只要千年不死就好。

这表示了他们买命的欲望是多么强烈！

刹那之间，我想到的是：世界上究竟是想买命的人多，还是想卖命的人多呢？

这个故事，题为《买命》，到这里告一段落。

没有结果 当然还没有，因为“买命”根本就是一个不完整的行为。只有买，没有卖，就不会有结果。有买，有卖，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。

所以，理所当然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的“下回”就一定是《卖命》。

种种峰回路转的变化，都会在下一个故事《卖命》之中，得到发展。

不知道你是不是相信有生命配额这回事。

我非常相信 因为在我身上，确实有几种生命配额已经用完了。

我甚至于难以肯定，如果生命配额可以购买，而我又有能力购买的话，我会不会去买 就像那些人一样。

你呢？

(全文完)

